

年

卷

期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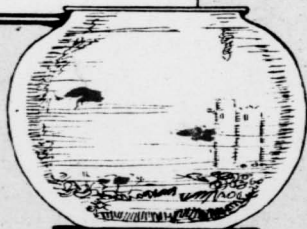
25

第

第

小說世界

第十四卷
第二十五期
(第二〇六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IV No. 25 (206)

December 17, 1926 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商務印書館發售 兩大辭書特價

十五年陽曆十二月底截止

英華合解英文習語大全

A Complete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Bilingual Explanations

翁良 楊士熙編 布面精裝一巨冊 一千二百頁
定價六元 特價四元 郵費二角

本書蒐輯英文習語，多至四萬八千則，概分爲成語，俗語，俚語，度語，方言，格言諺語，術語，他國成語，複辭，雜語等十類。其中成語一項，約占全書十之六七。所收例句，視任何同類之辭典爲多。一語數義者，分條解釋，各繫例句，例如 Take in 一語，載義十四條，Make up 一語，載義三十五條，餘可類推。

本書詮釋，取英漢合解體裁，以闡明語義爲主，凡近今流行之新辭新義，爲他書所未及載入者，本書儘量收錄。卷首冠以「習語研究」一篇，凡萬數千言，討論習語之組織，性質，類別，源流等等，極爲詳盡。至於排印之整美，檢查之便捷，尤其餘事。初版不敷供應，茲逢再版出書，重售特價，以資普及。

雙解標準英文成語辭典

The Standa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Bilingual Explanations

厲志雲編 王岫廬 吳康校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 郵費五分

本書編纂以適合中等教育段參考應用爲目的，選材嚴謹，不蔓不支。所輯約八千句，盡屬英美近代最通用之成語。一切古廢之辭，罕觀之語，概不列入。意義完備，詮釋詳明，一語數義者，每義之下，附一例句，悉以淺顯適用爲主。英文註釋之外，附以簡明確切之漢譯，足爲閱者索解之助。

編者的報告

這一期是本卷的最後一期了。編者將與讀者諸君小別一星期。待到明年的新年裏，再與諸君相見。而趁這一星期的休息中，把明年的編輯方法，再仔細的規畫一下。至於已經決定了的因革損益之點，現在可以先報告給諸君。

(一)短篇小說，仍多載名家作品，並青年的嘗試之作。長篇小說，勞苦世界已登完了。從明年起，另登他種。

(二)陳大悲先生對於戲劇素有研究，今爲本社翻譯愛爾蘭的影戲本一種。從第一期登起，分十期登完。暫代長篇小說。十期以後預擬登載的長篇小說，已有天游譯的「換巢鸞鳳」及其他科學小說兩種，將次第刊登。

(三)添載「民間傳說的故事」，歡迎投稿。

(四)添載編者的「今鏡花緣」，是一種可分可合的體例，讀者很爲便利。

(五)小說枝談，雖然是一種繼續的稿子，但也可分可合，故讀者不必從頭讀起，而預算在十五卷二十五期可以把全稿登完。

(六)「青年創作集」、「文壇秘錄」、「敲詩小集」以及關於文藝的論文等，仍充份的登載。

(七)補白、插畫、封面等，都選有精彩材料。

□ 小說世界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五期 目錄 □

□ 圖畫 □

天真(彩色)

北極雪景之奇觀(其一)

北極雪景之奇觀(其二)

上海半淞園之雪景

雪樹槎枒(胡同光畫)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楊柳樹上的觸骸.....呂伯攸

虞山鬪景詩(補白).....許伴山錄

父親……………唐小園
白澗田

夏天的聽覺……………聞野鶴

匿名信……………戴景素

苦笑……………趙吟秋

介紹汪穉癯筆記(補白)……………編者

潭底遺屍……………守靜

敲詩小集(第五次揭曉)……………編者

西洋花草譜(二)……………童君樂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完)……………伍光建

商務

印書館

影印

部 四

二 一

種數	全書三百二十三種(二十四史除外)十五萬八千葉
預約價	連史紙(一次交)五百元(三次交)各二百元 毛邊紙(一次交)四百元(三次交)各一百六十元
書根	印成書名冊數加費三十二元預約時一次付清
郵費	國內各行者三十八元預約時一次付清
截止期	十五年陽曆十二月底
出書期	十六年六月十二月十七年六月十二月四次出齊
樣本書錄	索閱樣本附郵票二分另印書錄每册一角

八大優點

彙刻羣書昉於南宋後世踵之願其所收類多小種
 足備專門之流覽而非常人所必需此之所收皆四
 部之中家絃戶誦之書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缺者
 其善一矣

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圖書集成無所不包誠為鴻博
 而所收古書悉經剪裁此則仍存原本其善二矣

叢刊

發行

第二一次

預約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書貴舊本昔人明訓麻沙惡槩安用流傳此則廣事
購借類多祕帙其善三矣

求書者縱胸有晁陳之學冥心搜訪然其聚也非在
一地其得也不能同時此則所求之本具於一編省
事省時其善四矣

雕板之書卷帙浩繁藏之充棟載之專車平時翻閱
亦屢煩乎轉換此用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併其葉
故冊小而字大冊小則便度藏字大則能悅目其善
五矣

鏤刻之本時有後先往往小大不齊縹緗異色以之
插架殊傷美觀此則版型紙色斟酌若畫一列之清齋
實爲精雅其善六矣

初版篇目偶有一二闕略此次爲之增補得有更勝
之本則不嫌改易其善七矣

本刊初版發行於七年前比年人工原料種種加
昂本館爲創業三十年紀念仍照第一次預約匯兌
不加分文其善八矣

已入癆症境界之際

此福建傳教師曾患是症已歷多年由廉士大醫生紅補丸得救

韋廉士大醫生紅補丸雖非直接療治肺癆之藥然在此三十五年之間該丸已曾救
 治天下各處千萬之患血薄氣衰軟弱無力咳嗽吐血等危亡之險症者矣福建興化莆
 田聖公會教堂傳教師周德成先生亦係千萬救治中之一份子也其來函云鄙人因身
 體軟弱氣血不舒曾患咳嗽吐血歷已
 十九年屢延中西名醫多方求治毫不
 見效已入肺癆險境幸逢至友竭力介
 紹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補丸得獲
 完全治愈諸恙悉平余知服用紅補
 丸三瓶之後胃口增進身體復原精神
 服用其後若失嗣連服一打不特精神
 爽健體格亦覺豐滿真有却病回春之
 力鄙人愧無以報爰助數行藉伸謝悃
 伏乞登諸報端以告世之同病者肺癆
 起病之由往往因血薄氣衰身體軟弱
 精神不振或感冒風寒因傷風咳嗽而
 起或居住低潮濕房屋或因切近患肺
 癆症者同居同食傳染之故韋廉士大
 醫生紅補丸能免癆染之患因此丸具
 有速生新血輸能入腦筋使週身各部
 健有力服後能增進體力使週身各部
 腦筋強壯有力故可療治肺癆之病原
 且紅補丸亦為婦科各症之聖藥凡
 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
 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
 郵力在內

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奉送小書
 敝局印有名醫康健談小書一本如欲索閱可寄一明信片須註明姓
 名住址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敝藥局原班郵送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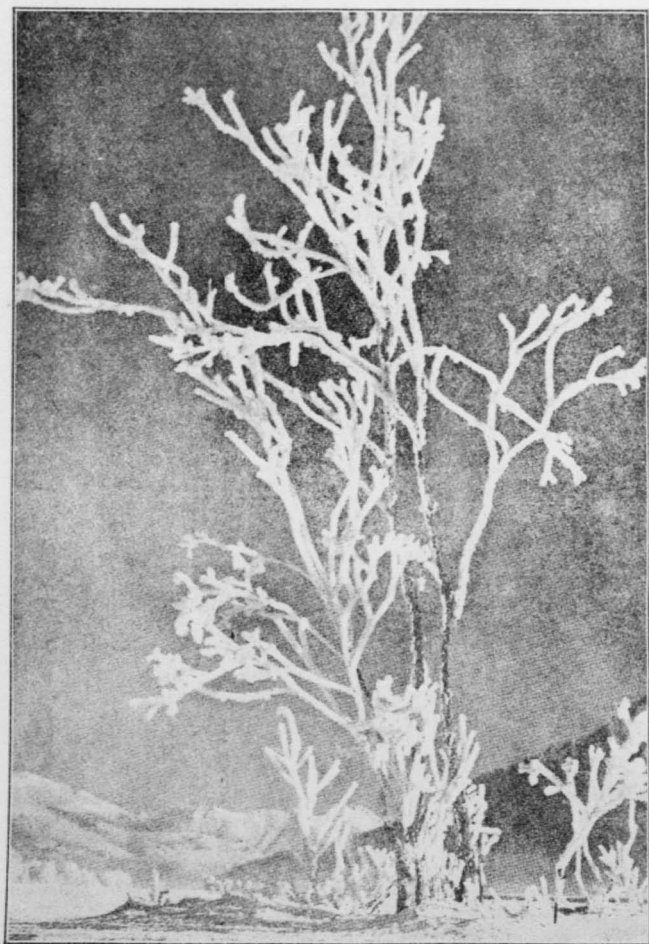
周君德成

教師玉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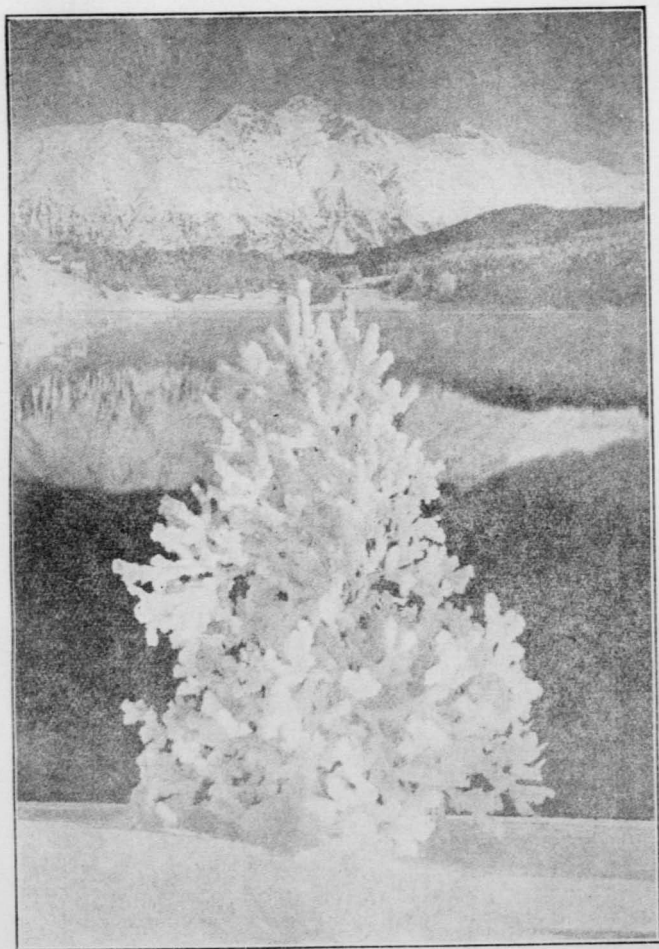


真天

北極雪景之奇觀(其一)



北極雪景之奇觀(其二)





上海半淞園之雪景



(繪生先光同胡) 榭榭樹雪

我誕生以後的最初十年中，每年總要隨着母親，在外祖母家裏住上三四個月。

外祖母家處於M鎮的市梢，離我們的故鄉約有二百多里水路，我們每次在Y橋下了「無錫快」，足要駛行三個整天；直到第三天的晚上，我在母親懷裏睡一覺醒來時，那艘「無錫快」便安安穩穩地泊在一個黑漆牆門的面前了。

在這三天的光陰裏，我們雖不能像平日那般縱跳自由，可是，突然地換了一個環境，無論何如總覺着些「新」的意味；真的，那些蔥翠的雜樹，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飛鳥，更有那些簡陋的茅舍，粗笨的牛



楊柳樹上的鶻鷹

(呂伯攸)

二三六

車，以及逐着水波游泳的小鴨子……都比我們家塾裏的老師可愛得多，我們祇要鎮日的坐在船頭上，也許再也不會想起我們的家了。

這是母親第幾次的歸寧，我是已經有些模糊了，僅僅留着的影象，彷彿兩岸的樹上，正是蟬兒們噪聒得很熱鬧的時候；我們在這一幅幅不同的圖畫裏，緩緩地行駛着，已經挨過兩天半了。

這天下午，母親就把我們晚上要穿的衣服，都從箱子裏拿了出來，我所最愛的一把東洋扇，——扇面上沿着一排白雞毛，滿幅畫着銀花的扇子，也沉靜地擱在那張小桌子上；我便知道到M鎮是已經差不多了。

忽然船身轉了一個灣，鑽過了一座小石橋，便到了T村；我彷彿覺得換了一個天地一般，祇見一帶長堤，堤上滿植着鬢鬢的垂楊；當我們的「無錫快」在下面搖過時，恰如張着幾把綠綢小傘，映得滿船人的衣服都綠了。母親抱着我，儘自靠在船窗上，指點外面的東西給我瞧：「這是一朵菱花！」這是農夫們的水車……」

「呀，母親，這裏還掛着一個大鳥籠哩！」我把視線注射在一株楊柳上說。

「不！母親也抬頭望了一望，這是一個頭籠。」

「裏面裝着的，不是一隻鳥嗎？」

「可怕呀，也許是一個強盜的髑髏！」母親說着，急忙將我抱過一邊，不再給我瞧了。

「哈，這樁案子已經兩個多月，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實在是件很離奇的事啊！」船梢上搖船的老大，從幾聲款乃的櫓聲中，發出這樣幾句不經意的話。

「大家都說錢阿七受了冤枉，倒底不知道是冤枉不是？」他的女人又疑惑地問着。

「誰知道呢！」老大簡單地回答了一句，仍舊努力地在推動那枝笨重的櫓。

母親靜靜地聽着，知道他們夫婦倆所談論的，也就是關於這籠子裏的髑髏的事，她便向船梢上望了一望道：「老大，這可是一個強盜？」

「聽說是謀財害命；但是，據錢阿七的供詞，卻始終不肯承認！」

「錢阿七，就是在M鎮市梢頭，開烟店的嗎？」母親又問。

「是啊，就是他！」

「他住在M鎮，已經十多年了，一向很規矩，怎麼會到這裏來犯一件重大的案件？」

「誰不是這樣說呢；可是那些做官的人，因為捉不到正兇，深恐和自己的前程有關，便糊糊塗塗地了結了！」

船艙裏霎時起了一種不安靜的狀態，無論小妹妹的保姆；梳頭的張媽；天真爛漫的順姊……一齊都有些驚詫起來了。

「到底是怎樣一件事呢？」這便是各人心中同時蘊藏着，要說出來的一句話；最後，終於從母親嘴裏發表了出來。

「據阿七說，那天他下鄉來收烟葉，因為來不及回M鎮了，便在這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他正走在一帶柳堤上，想雇一隻小船回去，忽然在田埂上發現了一隻箱子，一隻鎖得緊緊的皮箱；他立着等了一回，卻是一個人的影蹤也沒有，一直等他雇好了船，仍舊不見有人來領取；於是，他便決心將牠帶到M鎮上去，以便交給團防局裏，招人認領；那知小船剛搖了幾槳，便遇着了釐卡上的一隻巡船，立刻有幾個巡丁跑上來，硬要將那箱子打開來驗看，阿七雖然把源委告訴他們，但是，結果卻反

引起了他們的疑慮，他們很快地將那鎖門扭斷了，隨手將箱蓋揭開了；——嘿，這一來，却把那膽怯的阿七，嚇得顫抖起來了……」

「怎麼，箱子裏是偷運的貨物嗎？」性急的母親，不等老大說完，便這樣地問。

「真怕人呢！」老大依舊將一枝櫓一前一後地搖着，「箱子裏所有的，卻是一個血肉模糊，解剖成無數塊的屍身……」

「呀！」全艙的人，都皺着眉頭，同樣地喊了起來；「那末，後來阿七怎樣呢？」

「阿七嗎？當然被他們送進團防局裏，由團防局再解上K縣去；以後的事，我們便不明白了……大約阿七的這顆髑髏掛到這株柳樹上時，這件事就算告結束了！」

「到底可查出這屍身是誰呢？」小妹妹的保姆這樣問。

「這些誰能知道，要是知道了，阿七的性命也保住了！」老大說着，我們遠遠地從艙口望過去，已經瞧得見M鎮西柵市上的灰黃色的燈火。

母親點起了幾枝安息香，預備我們上岸時攜着，可以辟去一切邪祟；一面又忙着替我換衣服，換了

一件半截燈草布，半截綠湖縐的接衫；我卻不住地把剛才老大講的故事，細細地揣摩着。

「母親，可就是外祖母家間壁烟店裏的七七啊？」母親將那把雞毛扇交給我時，我便這樣的問了一聲。

「是的；孩子，天晚了，以後不許再去想着這件事！」母親大約深怕引起孩子們的恐怖，很決斷地要阻止我的思路。

但是，我那如怒潮般的回憶，正在滾滾而來。

我們每次到M鎮，天天總看到那阿七——不，我從小便稱他七七，現在讓我仍舊那麼叫吧；——我曾經看見七七，常常是穿一件半青半白的竹布長衫，靠在櫃檯邊招呼他的主顧們；他那微微地有幾根鬚鬚的嘴裏，老是啣着一根短短的旱烟袋，彷彿就是他那小烟店裏的商標似的。

在他的店門外，雖則掛着一塊很大的「烟」字招牌，其實，所出售的，決不止一樣烟草；因為，我曾經看見他的店堂入口處，還高高地堆着無數花雕壘子，這便是他帶賣紹酒的明證；既賣了酒，自然，那荳腐乾，五香荳……之類，也就跟着攔上了他的櫃檯。靠街一面，更陳列著幾個玻璃瓶，瓶裏都裝着一

小半的糖菓，屋樑上又掛着些箬帽，麻繩……照這幾方面看起來，這個小小的鋪子，倒還不如稱爲百貨商店來得適當些。

每天傍晚，在他那裏喝酒的人很多，謔浪笑傲，一片片的歡樂聲，儘浮在這間小小的店堂裏，可是，七不愛多說話，他有時覺得嘈雜得太利害了，他便借着刨烟的工作，躲到後面的小室裏去，卻把店堂裏一切的事，都委託給他的妻子青姑了。

有人說他是一個愛孤獨的人；但是，不然，他見了小孩子，卻又異常的歡喜；祇要他閒着沒有事，無論我們表兄弟姊妹們，多少人結着隊到他那裏去玩，他總是笑嘻嘻地撫愛我們，竭誠地歡迎着。臨了，他還得犧牲一盆五香荳分給我們；他老是這樣說「每人三粒，杭州來的小客人五粒！」

有一年的春季，鎮上正在迎神，七七又把他樓上儲藏着的許多玩意兒，也搬出來發賣；幾張褪了色的風箏，幾個灰塵滿面的泥人……在這M鎮上的店舖裏，實在是難得有的東西了。於是，我們六七個小伴侶們，便一同擠過去瞧，瞧得高興了，大家又用手去摸；忽然，嘩啦一聲，將他擱在架上的泥人，全數都倒在地上了。

七七的妻子是如何地不快，她恨恨地說：「淘氣的孩子，這許多泥人，全給你們殺了頭……去告訴你們的媽媽，一定要賠償……」

「算了，孩子們懂甚麼事……」我們正在惶急的時候，不提防七七卻很和悅地從刨烟室裏踱了出來；我們便趁他們在收拾地上泥塊的當兒，溜了回去。

我重重地回憶起了七七的故事，覺得他那種懦弱的心情，和對於我們的好感，我總不相信他是一個殺人犯，或是會被人家梟首示衆的惡人。一方面卻又猜想那七七的妻子，當七七被殺的時候，不知道是不是像我們殺了泥人的頭一般地憤恨，一般地要人家賠償？

「佳，你呆呆地想些甚麼？外祖母家裏到了，我們快上岸吧！」母親這樣地叫着，我纔如從夢裏醒了過來。

當我們跨上河步的時候，外祖母家的全體，已經執着保險燈，在門口迎接我們了；我跟着母親，一步步地走去，偷眼望到七七的店裏，果然黑漆漆地沒有一個人，那塊「烟」字大招牌上，更多了一條斜貼着的白紙簽，門口祇有一隻大黃狗，狺狺地向我們吠着；於是，我相信七七是真的被殺了，我的眼

裏幾乎要滴下兩顆淚珠來。

這一晚，我因為幾天來船居的疲勞，趁着母親和外祖母敍着一年來的離絃的時候，早已伏在母親的膝上睡熟了。

一覺醒來，我已睡在一張大床上，而且聽見樓下許多小孩聲音，我早已料到，一定是姨家裏的幾個表兄弟，和鄰家的幾個舊時相識的小朋友們，得到了消息，趕來看我們了。

吃過了早飯，我們便又攜着手，到外祖母家的竹園裏捉螳螂去了；不知道爲甚麼，我們做着各種的遊戲，雖和一年前我來M鎮時一樣的熱鬧，但是，七七店裏幾扇鎖閉着的板門，永遠拒絕我們走進去玩，於是我彷彿失去了此行的目的的一般。

不知道爲甚麼，連我一向所愛吃的，外祖母家的烘醬笋和蟹脚毛茛，（註）這一次，都覺得好像減了味了。

（註）是一種用鹽水煮熟，再在大鍋中曬乾的連莢大豆。

有一天早晨，外祖母家有一個曾經嫁在丁村的老婢女蓮香，突然聽見了母親歸寧的消息，也趕來

訪問我們了。她年紀較母親還要大一二歲，在她未嫁以前，果然是母親閨中的好伴侶；既嫁以後，曾一度做過我的保姆，所以對於我們，都有一種特殊的情誼。

她照例把送給我們的鄉下土產拿了出來，——一籃南瓜和芋艿，一小包的炒蠶豆——便一把將我抱在懷裏，滔滔不絕地和我母親開始敘述別後的景況；我祇凝神在嘴裏嚼着的炒蠶豆中，一些也聽不見他們說些甚麼。

「啊，荳子太硬了，不如七七店裏的五香荳好吃！」我不經意地說了一句。

「佳，你還記得那七七嗎？可憐，他的那顆髑髏，早已掛在楊柳樹上了！」蓮香俯下頭來，向我臉上望了一望，她仍舊回復了對母親談話的姿勢，「永小姐，關於阿七的事，你大約總也聽到了一些吧！」
「是呀，昨天我們的船搖過丁村時，我還親眼看見那顆髑髏呢！——祇是，阿七怎麼會得到這樣一個悲慘的結果！」母親嘆息着。

「這件事，在我們看起來，一定還有後文哩！」

「唉，身首異處的阿七，既已不能復活轉來替自己辯駁了，像這樣沒頭沒腦的事，誰還能替他伸雪

呢？」

「你不知道阿七還有一個妻子青姑嗎？」

「知道的；不過，她是一個孤苦無告的女子，有甚麼能力呢；何況她現在又走得無影無踪了！」

「人家都不知道呢！」蓮香向母親坐着的地方挨近了些，輕輕地說着，彷彿防人聽見似的。「青姑自阿七死後，就住到T村去了。呵，她真是一個能幹的女子，在半個月的時間裏，那正兇竟被她查訪出來了！」

「哦——正兇是甚麼人呀？現在又怎樣了？」母親驚喜地說。

「青姑搬到我們T村，卻把她的裝束都改變過了，所以連我也不認識她，祇知道她是鎮上的一個蕩婦；當然的，除了幾個年青的村人們以外，誰也不願和她多談幾句話的。」

「前幾天的晚上，幾個年青的村人們，又在她家裏轟飲，後來不知怎樣，大家又談到錢阿七的事件了；這時，住在我們間壁的李和尚，已經喝得大醉了，他便大言地說，如果要明白這件案子的底細，除非叫K縣的知縣去請教他！」

「青姑暗暗地記在心上，第二天，便託人寫了一個稟帖，把她丈夫的冤枉，以及李和尚所說的話，都敘述得很詳細；獨自個竟跑到K府衙門裏去上告了！——前天，忽然由K府派出兩名差人，不聲不響地將李和尚提了去；不過，李和尚向來是膽小的人，我們都相信他不會做這件事；那麼，以後的文章，也許還有得做呢！」

我們正聽得出神，外祖母忽從廚房裏走了出來。

「蓮香，你看佳官胖了些嗎？」

「胖了些，長也長得多了！」

從這一問一答以後，室中祇佈滿了外祖母的笑聲，蓮香那似完非完的報告，也就此打斷了。

午飯時分，我們那放浪的舅父，從市上喝得醺醺地，預備回家來享受午飯了，他那朦朧的醉眼，一瞧見了蓮香，便嚷着道：

「蓮香，李和尚可是真的捉去了嗎？」

「是啊，少爺也聽到了嗎？」蓮香站起來，點了點頭說。

「我剛纔在酒店裏，聽見從你們村裏來的人說，李和尚捉去以後，他卻沒有別的口供；他祇說：阿七雇船的那天，天還沒有大亮，他便到田裏去工作，眼見那村上的無賴羊頭老五，急匆匆地背了那隻皮箱，一直向柳堤邊走去的。所以府衙門裏又派出兩名差人，此刻把羊頭老五也捉去了！」

蓮香喜得直跳起來道：「這一定對了；羊頭老五本是村上的一個著名無賴，他去年還偷了我的兩隻肥母雞，這事難保不是他幹的——好了，我們村上，從此除去一個害人精了！」

「到底天網難逃，——若欲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真不錯！母親和舅父都很高興地說着，我卻不懂這幾句話的意義，因為看見他們的高興，我也就歡喜起來。

「母親，兇手捉着了，七七可能重復活轉來嗎？」我說。

「小傻子，人死了，頭也斷了，那裏還能活轉來！」

這正如一勺冰冷的水，澆在我的火熱的心上，將我無窮的欣慰，又毀滅無餘了。我祇覺得萬分地失望。

吃過了午飯，蓮香仍舊回丁村去了；我和鄰舍的幾個小朋友們，儘自東奔西跑地玩着。

在我稀弱的腦筋中，對於這種平凡的生活，早已無從清理的了；於今還留在我記憶中的，僅僅祇有唐橋廟內舍中的捉迷藏；姨母家楠木廳中的擲銅錢；以及關刀浜中看水牛洗澡……幾種單調的消遣罷了。至於時間的過去，更如青年人戴着一副老花眼鏡一般地模糊；我是委實說不出，我們到了M鎮已經多少天了。——雖然，這反正於我這段故事的敘寫，是毫無關係的。

我依稀記得，是一個淡月矍矍的黃昏吧！舅父從酒店回來，他照例是不歡喜說話的；直等他點着了烟燈，輪到榻上去抽了三兩筒鴉片以後，他纔堆上了一臉的微笑，開始和家人們說笑了。

「今天酒店裏的人，又在說阿七的那件事了……」

「快點抽了幾筒，不要拉拉扯扯地多說了；大家都等着你吃晚飯呢！」舅母好像有些不耐煩了，她不等他說完，就這樣催促着。

「阿七的事怎麼啦？」外祖母和母親都同樣地問。

「哈，這件事真離奇呢！」舅父喝了一口濃茶，便從榻上坐了起來，「好，吃飯去吧，我們再慢慢地講！」大家都圍在一張八仙桌子坐定了，舅父拿起了筷子，纔繼續着說道：「那天不是說，羊頭老五已被

「K府衙門裏捉了去嗎？他的供狀，居然也承認那隻箱子是他背來的，但是，那殺人的事，他卻抵死說不知道！」

「那麼，那箱子是那裏來的，他總該知道啊！」外祖母到底因外祖父做過幾十年刑名師爺的資格，很老練地說。

「是呀，那知府也是這樣地問的啊！據羊頭老五說，他是從T村王裕生家裏偷來的；可是，王裕生在北京經商，已有三年不回來了，家裏祇有他的妻子張氏住着，那裏會有這男人的屍身呢！」

「K府的知府得了羊頭老五的口供，立刻又出差去提了張氏來詢問；她起初還不肯招供，到底那惡毒的刑罰，終於是熬不過的，她才真實地說了出來：那箱子裏的屍身，就是她的丈夫王裕生，」舅父略微停頓了一下。

「王裕生，他既是遠在北京經商，是甚麼時候回來的呢？」大家都有些驚訝了。

「哈哈，這案件真好算得離奇極了！去年，王裕生的一個朋友回到南方來，裕生便託他帶了一百塊錢到家裏；哈，他僅僅在王家耽擱了一夜，齊巧被他撞見，張氏又和別的一個男子，發生了關係；祇是

村人卻沒有一個知道的，那朋友回到北京，他也許據實告訴了裕生，所以便有這一次裕生祕密的回來。

「可是，裕生也太不自量了，他竟想單槍匹馬，去制伏他們，這是何等危險的事，結果卻終於被他們獲了勝利！」舅父似乎有些惋惜的神氣。

「這真巧極了！大約後來他們將裕生殺死了，便鎖在那隻皮箱裏，齊巧給那羊頭老五偷了去；可是，羊頭老五爲甚麼又將牠拋棄在田埂上呢？」外祖母停了筷子，發出這樣一個疑問。

「這還不容易解決嗎？羊頭老五既是做賊的，他當然有本領把這箱子撬開來；但是，他看到了這箱子的內容，卻又不得不將牠拋棄了！」舅父憑着自己的理想解釋着。

「這樣說來，那兇手總可以從張氏那裏問出來了！」母親這時已吃完飯，閒閒地插入了一句。

「兇手嗎？這兇手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卻正是我們當他忠厚老誠的錢阿七啊——誰知他常常借着收烟葉到T村去，卻早已和張氏發生關係了！」

「哦，祇是我總還有些不相信，阿七既然明白這箱子的來歷，怎麼還會送到那稅卡邊去呢？」舅母

一邊洗臉，一邊說。

「這是你不明白外邊情形的緣故；阿七當時在無意中找到了這隻箱子，他也許運到別地方去毀滅的，祇因那時蠶絲正在出市，釐卡上的幾隻巡船，通夜在各鄉村巡弋着；齊巧被他們緝獲了。」
舅父說完了，便又躺到那烟榻上去；小室中是長時間的靜默着。

虞山豔景詩

(許伴山錄)

編者按。虞山豔景詩者。虞山（江蘇常熟）之山歌也。為許伴山君抄寄。據云。自友人劉笑鴻處抄來。作者為誰。已不可考。蓋亦民歌俗謠之常例。只以口耳相傳授。但傳其詩。而不必問其人耳。許君云。原有九十餘首。然抄錄多訛誤之處。遂至於不可解釋。為之刪削。存二十首。寄示編者。披覽一過。又刪去十首。僅存其半。然此十首。不可謂非絕妙好詞也。特為介紹於讀者。

一灣春水一條橋。嫋娜東風送畫橈。淡淡桃花阿儂面。輕輕楊柳阿儂腰。

一條橋過二條橋。過第三橋駐舫橈。可笑橋邊老楊柳。春來也學女兒嬌。
冶游檀郎傍水行。岸花村柳暗還明。始知芳草多情甚。徧向閨窗牆上生。
沈趙園亭何處是。百花朝後醉宜頻。山靈也恐游人去。亂撒榆錢買住春。
却訝漁郎鬢也斑。一家朝暮水雲間。賣魚沽酒生涯樂。醉看城西十里山。
留守台池跡未湮。兩株垂柳繁舟頻。游人莫厭連宵雨。正是田家麥熟春。
嬉春常怨春來遲。三月三橋萬柳枝。齊唱吳家新樂府。乾隆皇帝太平時。
秋報門西是殿橋。碧羅春水划雙橈。宛將金剪裁爲帶。分束吳孃一搦腰。
尙父湖水碧連天。翠釵細袖冶悅船。此山背後無人到。不及西湖在面前。
春深煙漫水邊橋。歲歲游人過畫橈。堤上楊枝隄上女。一般天付眼眉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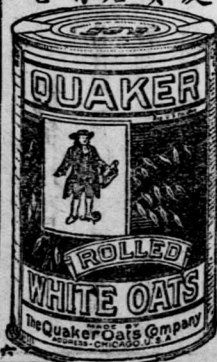
Quaker Oats

老人牌桂格麥片



系

各處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講究食物
為健強身體之
惟一途徑
桂格麥片為強身
增力之食物既可
作早餐又可供小
點

上海郵政第六五〇號寶勒洋行經理

棕欖香皂



爲何用香皂？

若有以「爲何用香皂」爲問者
吾知雖屬童孩亦必以「用香皂
所以清潔皮膚」爲答也然默察
世之用香皂者則往往反是雖用
之而並不究其能否清潔皮膚一
若不知用香皂之原意也者竊以
爲惑矣

棕欖香皂係沿數千年相傳之古
法精製而成與今之專重香氣不
講用後對於皮膚之如何者不同
凡用香皂而欲不負吾人用香皂
之原意者惟此棕欖香皂而已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啓



父親

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圃
白樹田譯

這種事體，總是在賭博大輸，或是痛飲大醉，引起肝火的時候，纔發生呢。

有一天，日琳又陷入那種非常愁煩的狀態之中了。他那灰白的面上，沒有一點兒喜容，皺着兩道愁眉，極形不快。他所以致此之由，並非因為受了侮辱，也非心中有何憎怨。

他緩緩的穿了衣服，淺斟慢飲的盪着威施酒；盪完了以後，便毫無意識的在房中踱來踱去。

他一邊掩着自己的衣襟，一邊嘔吐；吐完了，便氣憤憤的說道：『我要問問這是那個畜……畜生，從這裏走過，並不關門快把這些紙拿開！爲什麼把牠放在這裏呀？家中養着男女僕人，足足的有二十多名，可是家中的秩序，比起酒館子來，還要紊亂！誰在那裏按鈴呢？這是誰來啦！』

他的妻答道：「這是祖母安肥薩來啦！她不是曾經招待過我們的飛嘉慶？」

日琳說道：「這些喫閒飯的東西們，竟是遊手好閒哪！」

他的妻說道：「司切潘！（日琳之名）你這人，够多麼奇怪！她不是你自己請來的嗎？自己把人家請來，爲什麼又罵人家呢？」

日琳說道：「我不是罵她，我是說她呢！我以為她不論作點兒什麼事情都好，總比這麼合掌閒坐，專同人家吵嘴強得多。我恕個罪兒說罷，我真不懂這一類的婦人，怎麼竟會終日的遊手好閒呢？我真不懂作丈夫的，總是努力的工作，勞苦得就像公牛，家畜一般；可是他的太太——就是他的生活的女伴，卻像個珍奇的玩物似的。她總是養尊處優，從早到晚，任何事體也不去作。閒得煩悶了，便抓個機會，和她的丈夫爭吵。唉！我說你們也該把那女學生的脾氣，收一收啦！你們要知道你們現在已經不是女學生，千金小姐啦！已經爲人之妻，爲人之母啦！哦！拗過臉去啦！我知道我曉得這是直言逆耳，不願意聽啊！」

他的妻說道：「我真覺着奇怪！你所說的，縱然是苦口良言，爲什麼早不說，晚不說，單等鬧肝氣

的時候纔說呢？」

日琳說道：「好！又開了戲啦！又開了……」

他的妻說道：「你昨天出城，大約又是到誰家賭錢去了罷？」

日琳說道：「我即或去賭錢，又與旁人什麼相干呢？難道還教我對着誰，報一本清賬嗎？我所輸的錢，莫非不是我自己所有的嗎？你要知道！我所輸的錢，和家中所化的錢，統統是我自己所有的！聽見沒有？統統是我自己所有的！」

諸如此類的話，拉拉雜雜的，說上沒有完。但是日琳這個人，在平時並不是這樣；祇要家中的人，一圍着他坐下喫飯，他立刻就鬧起脾氣來。他每次論調，總是又尖利，又粗率，並且每次的禍端，永遠是由湯而起。這一次，也是他剛剛的喫了一匙湯，便皺起雙眉，停住不喫了。

他喃喃說道：「這叫做什麼湯啊……簡直的非逼得我到飯店去喫飯不可呀！」

他的妻帶着驚異的神色問道：「怎麼啦？莫非這個湯不好嗎？」

日琳狠狠的說道：「我不知道必須什麼樣豬的口味，纔能喫這混雜的湯呢！又是苦鹹！又是抹

布的味道……沒配合一點兒葱，反倒配合了幾個臭蟲……他說到此處，又轉過身去，向女客——祖母（譯者按：俄國家庭，採個人主義，父子分居，故以母爲客；又所謂祖母，乃對於日琳之子飛嘉而言。）說道：「安肥薩！這個湯，實在不能喫，喫下去，能令人嘔吐！我每天開發的菜餚，實實在在是不少，可是她總是千方推辭，不肯去買。你看！今天竟用什麼款待你呢？我明白啦！她們必是想逼得我辭了職，自己到廚房烹調去呢！」

保姆悄悄的插言道：「今天的湯，並不難喫啊！」

日琳聽了保姆的話，立刻睜着眼睛望着她，氣憤憤的說道：「不難喫？大約祇有你一個人覺着不難喫罷？你要知道！各人喫各味！你明白嗎？我簡單對你說，我和我的志趣，簡直的是大相反對。瓦爾瓦羅（保姆之名）比方你，很以這個壞孩子的舉動爲然，（日琳用極殘酷的面孔望着自己的兒子飛嘉）把他愛得了不得；你知道我嗎……我卻非常的厭惡他！」

飛嘉是個七歲的小孩子，面色蒼白，很像是有病的樣子，他聽了父親的這套話，便停住不喫了。祇見他放下小眼皮來，小臉兒上的顏色，越發的蒼白了。

日琳還接着說道：「你很愛他，我很厭惡他，我們兩個人的見地，究竟誰是誰非，這是不容易判斷的。但是知子者莫若父，我既是他的父親，所以我敢斷定，我知道他，總比你知道得深切。你且看看他的坐法，難道受過教育的孩子，是應當這樣的坐法嗎？坐端正一點！」

飛嘉聽見父親教他坐好一點，連忙把下頰兒仰了一仰，又把脖頸兒伸了一伸，覺着自己的坐法，似乎端正了；可是他的淚珠兒，也在眼中旋轉了。

日琳見飛嘉呆呆的拿着匙子發愣，便說道：「你倒是喫啊！好好的拿着匙子，這個孩子真可惡！你要小心着，別教我的手够着你！你哭？你敢哭？你端端正正的望着我！」

飛嘉那敢不遵，立刻用着力端端正正的望着父親；但是他的面色，十分恐懼，他的眼淚，充滿了眼眶，幾幾乎要溢出來了。

日琳見飛嘉要哭，越發的怒了，說道：「你……你哭？你自己有過錯，反倒要哭好個畜生，罰你在屋角立正去！」

他的妻，見他要罰兒子立正，便接口說道：「你縱然罰他，可是……也要容他喫完了飯哪！」

日琳說道：「沒有飯像這樣的奴……淘氣鬼，就沒有喫飯的權利！」

飛嘉把臉一拗，用盡全身的氣力，離開了食桌，一步一步的，向屋角蹭了過去。

日琳又接着說道：「這還沒完哪！你的教育，既是誰都不願意擔任，那麼，我就要自己擔任了。小子！你在我的掌中，是不許淘氣的，並且不許在喫飯的時候哭號！蠢貨！你有你應作的事，你懂得嗎？作事！你父親工作，你也必須工作！你要知道！不論是誰，若是不工作，是不準喫麵包的！應當成人成人！」

也的妻用法國話向他勸道：「得啦！請你看在上帝的面，少說幾句罷！今天有外人在座，像你這樣含混不清的說法，豈不令外人難以下嚥……你這些話，被老太太聽了去，定要傳說得滿城皆知……」

日琳毫無顧忌，依舊用俄國話說道：「我是不怕外人的！安肥薩必然以我說的話很對，很有理！似乎這樣的壞孩子，依你之見，我應當滿意嗎？你能知道他能給我多大的價值？可惡的孩子！你知道我對於你，有何所取呢？難道你以為我自己能鑄錢，那些錢，全是白來的不成？別號啦！立刻給我住聲！聽見沒有？你莫非想討一頓打嗎？賤貨！」

飛嘉大叫一聲，索性放聲大哭起來。

日琳的母親，實在聽得難爲情了，便一面起座，一面把飯單向桌上一擲，說道：「這可真令人難堪了！從來沒教人坦坦然然的喫過一頓飯！你看我坐了這麼半天，僅僅喫了這麼一塊！」

她說罷，指了自己的後腦，然後用手帕掩面，哭着走出飯廳去了。

日琳強笑道：「哦！她們羞惱了……嬌養慣了……不愛聽直言……我倒有了不是了。」

靜默了幾分鐘，日琳祇用眼睛察看湯盤。他見各盤的湯，還沒人動，便長歎了一聲，眼對眼的望着保姆驚惶失色的面孔。

他向保姆問道：「瓦爾瓦羅！你怎麼不喫啊？莫非羞惱了麼？難道不愛聽直言麼？我請你原諒！這是我的天性，矯飾不來的……我一向祇曉得信口直說，不會委曲婉轉；（說着歎息了一聲）可是我覺得祇有我一在座，便全座爲之不歡；因爲在我面前，也不能說，也不能喫……是不是呢？既然如此，何妨對我說一聲，教我走呢……那麼，我也就走了罷。」

他說着，便像很有身分似的，站了起來，向門走去。當走到那哭哭啼啼的飛嘉身旁，他又停住了。他一面很高傲的回過頭來察看，一面對飛嘉說道：「今天發生了這種事體，好從今以後，你算

是自由了！我也再不干預你的教育了！我要洗手去啦，等我洗完了手，好來請罪。我在家庭，雖是你的嚴君，日日盼望你好，誰知反驚動了你，和你的女師傅。此後對於你運命上的責任，我也要一勞永逸的脫卸了……」

飛嘉一聽，便又大叫了一聲，哭得更痛了。日琳卻高視闊步的轉到門口，向自己的寢室走去。

日琳睡醒了午覺，漸有悔恨之意了，他覺着很對不住妻子和母親；一想到午餐時的景況，更覺痛苦難忍。但是他剛愎自用的心，過於偉大，沒有勇氣來作那知過必改的君子，遂又咆哮喧叫起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他的心緒，轉得極佳了。在洗臉的時候，他的口中，便不住的打呼哨；洗完了臉，因為到飯廳來嗑咖啡，便在飯廳遇見飛嘉了。飛嘉一見他的面，立刻立起身來，用那魂失魄散的神色望着他。

他入了座之後，便歡天喜地的向飛嘉說道：「喂！我的少爺！怎麼樣，你有什麼新聞嗎？你可好啊！喂！好孩子！快過來親親你的父親！」

蒼白的小飛嘉聽了，便正顏厲色的走過來，用那顫抖的嘴唇，來吻他的雙頰；吻完了，便離了他，一語不發的，坐在自己的座上。

(完)



夏天的聽覺

聞野鶴

娟娟簷前月。雖缺自媚好。團團理絲蠶。養身恃其巧。無能老蝙蝠。乘夜出堂奧。那能捕飛蚊。未解聒耳鬧。悲歌草間蚓。辛苦自鳴噪。爾生何以默。何所欲而躁。鳴蛙訴其渴。謂若天可禱。瘖蟬死不鳴。豈以訴無效。悠悠羣動情。誰得辨醜好。我歌豈徒然。亦用自警告。——張宛丘

夏日雜感

在一個夏天的晚上。讀到這樣的一首詩。最使我感觸到心頭的。便是城市裏暑中聽覺的寂寞。過午風蟬。深宵絡緯。在鄉間是最普通的音樂。隨處可以遇到的。這裏也完全沒有。至於那些微妙的蟲吟。沈寥的天籟。更是不必說了。這裏所有的。早上是一片惡臭的倒便桶的聲音。晚上是納涼人的難堪

的談笑。鄉間早上的情形。我是沒有特殊的經驗的。至於納涼。則在人工化的市街或弄堂裏。搬聚了幾隻文明國的工藝品。大家聚攏來吃一些冰淇淋。這種情形。最是人生的惡化。遠不及鄉間田野之間的幽雅而有趣。便是連一些細語的聲音。和拍扇的音浪。也覺得在城市裏的粗濁得多多。我於山水雖則沒有因緣。但是田野的風味也曾享了一些。坐在暗綠色的淺草上面。看看流星。望望大家不很清楚的面孔。然後談談一切無聯絡的過去的痕跡。這種情形。我相信是坐了包車在電燈光下趕路的人們所萬萬領略不到的。但是我此刻還是在圍城之中。迴想到這種境界。亦惟有神往而已。自然的音樂不但供給我們以清脆的觀感。而且爲了氣候升降的關係。更可以表現出時序的不同。盛夏時代的蟬吟。是多少帶了些憤怒的意味的。一到了夏末秋初。這憤怒的成分。便一變而爲悽哀。絡緯也是這樣。夏天將盡時候的絡緯。最是悲傷主義的表現。因爲蘇東坡有二句詩。「荒園有絡緯。虛織竟何成。」所以我聽來。他們最後的吟聲。都祇是虛織的自悼。這種時代後先的不同。正和詩家的分初盛中晚一樣。但在這裏便無論早晏。完全沒有領受的機會。物質化的擴張。竟使自然和人生絕緣。只能憑一張粗惡的日曆感到一些抽象的意味。雖則人生無常之感。有時也爲了這薄薄的

一張小紙。猛襲到心頭來。但是自然的靈妙的機括。終於無從體驗。唉。我近來心地的荒蕪乾燥。真是達到了極地。連一些兒悲涼的滋潤。連一些兒傷感的徬徨。也久已沒福領略了。

心理的作用最妙不過的是在於能聯想。說到蟬聲。又不禁記起我已故的朋友T君來了。T君的家裏。是在S城的東門。六七年前。我從家鄉坐了航船去訪他。那時正是六月的初頭。我一到他的客堂裏。先把背上溼透的夏布長衫卸了。然後問他要一把蒲扇。扇着他談天。他家院子的後面有幾株雜樹。樹上的知了正聒得震天價響。我便無意地說着。「這裏的蟬聲倒很不壞。」T君笑着道。「你不過是偶然聽到罷了。在我便覺得這裏的蟬聲。遠不如醉白池裏的清雅而有韻。這也許是我慣聽的緣故。」我說。「那是不差的。因為空間上有關係。池臺的風味。當然和家舍不同。而且時間上也有關係。正午的時候。太陽罩住了全視線。一切都覺得凝滯。遠不如落照金黃。晚風徐起時。情調淒動而有趣。所以古詩人的歌詠。喜稱暮蟬。大約也是這個緣故。總而言之。視官上的好壞。可以影響到聽官。這正是五官相通的道理。要是你若再進一步時。便要像法國的波陀來爾一樣。主張耳可以視五色。而目可以聽五聲了。」T君聽了我這一篇議論。笑着說道。「既是這地說時。我們便上醉白池體會

去罷。」

這一天的薄暮。我們便在池上的欄杆旁邊。聽了無數淒清激越的音樂。T君聽到入神的時候。兩隻眼睛直瞪着。有時更現出很難過的樣子。大約這種不可名狀的淒涼。是把自我的心靈融合到對象裏去之後。所萬不能免的現象。古人所說的樂往哀來。和蘇東坡所說的憂中有樂。樂中有憂。大約都是這種境界。可惜我當時沒有問他。他的心裏到底感到怎樣。此刻是便欲追問而無從了。我們聽了足有二小時。池上輕軟光亮的波紋。早已給環池的風柳。絲絲籠罩。現出朦朧欲睡的樣子。西面的山色也有些倦了。於是我們方才回到他的家裏。這一段小小的故事。自從他死了之後。便永遠成了我的生活史上值得紀念的一葉。唉。物類的動作原是不自覺的。所謂悲哀。所謂激楚。也不過是我們主觀的融化罷了。惟其是感覺銳敏的人。所以能覈把他的感情。傳染到一切物的上面。然而這感覺銳敏四個字。卻又正是憂鬱病的根源。所以T君是終於早死了。唉。悠悠羣動情。誰得辨醜好。說起T君。又想起T君的義父Y先生來了。Y先生是我們的前輩。自從入夏以來。他也同我一樣。每天坐在園城之中揮汗。但是這幾天來。在我的耳朵裏多了一種聲響。於是他同時也感到了不安了。

原來在我寓所的鄰近。最多的便是會館。短短的圍牆。叢叢的花木。是隨意散步時所常常遇到的。這兩天疫癘盛行。租界上死亡的速率陡然增高。他們要把這最後的窟宅擡到會館裏去時。都不能不取道於我們所住的D路。所以我臨街的窗口。竟驟然喧鬧起來。嗚嗚的哀樂聲。策策的車馬聲。以及邪許的負重聲。屑碎的送喪人的哭聲。都合併起來。不住的在我耳邊蕩漾。在這許多雜聲裏面。實在包蘊着不少的哀史。我固然不敢說和一切行路之人。都有甚麼真摯的情誼。但是那種泣別的同情。和幻滅的悲感。至少是和人家同具的。我以一个背着病根的軀體。在悠悠人海。百無係屬之中。目看人家做種種淒哀的訣別。我的怯弱的心兒。那還能不振動失次呢。

Y先生有信來了。信自從S城寄來的。而且不是他的親筆。信上說的是「在上海怕疫癘。所以回到S城來了。但是回來之後。反得到了一個相反的結果。前二天嘔瀉得不堪。此刻還不能起牀。」唉。Y先生爲避疫而反得疫。這種奇妙的安排。真可以算是一切運命的影寫。我雖則不是極端的宿命論者。但是我相信我渺小的心靈。斷沒有違抗一切猜斷一切的能力。我和T君在欄杆旁邊聽蟬的時候。又誰能知道七年以後。他在地下安眠。而我在此間傷感呢。所以我現在最好是聽他們的安排。平

心靜氣着過這種沙漠中的生活。

唉。醉白池的蟬聲。Y先生的病體。都是我心目中縈拂不住的事物。但是送喪的哀樂。又在遠遠地鳴鳴的來了。我究竟怎樣去應付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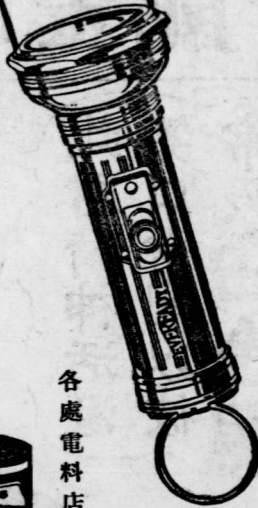
(完)

編者按。聞先生這篇小說。他是夏天所得一種感觸。不過他在秋天才寫出來的。等他交給我。已經在秋末冬初了。又經過編輯排印。等到送入讀者的眼簾時。恐怕是在冬盡春初的時候。但他不是新聞。決不因過時而失了價值的。

永備電筒

穩妥 經久 可靠

永備電筒為電筒中之最新最完
善者並經試驗確實用之定能經
久滿意應請用此電筒之先進



美國紐約
美國永備廠製造

各處電料店均有出售



永備電筒

無線電機中應

常用永備無線

電池

永備標準
電池各種
電筒中無
不適用

740

EVEREADY

東方又 713(11)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白龍香烟

國貨之光
香烟之王

此君精神活潑
笑口常開以彼
常吸白龍
香烟故能
心曠神怡也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匿名信

戴景素

我寫下這段事實，做我第十八冊日記的開篇：

八月二十九日（日）雨

昨晚遲睡，今早起身在九點鐘以後。

十點半鐘，正吃完早點，郵差送來S弟的信，我連續讀了兩遍。悲憤充滿了信的字裏行間，也充滿了我的胸膛。S弟說，由練習生升考職員的試驗，在他們的B公司裏即將舉行了。他平日的服務成績本在最優之列，且有一時期代理過重要職員所辦理的某種職務。在一般練習生看來，此次試驗結果，他是最有希望的一人，雖然他並不會稍存自滿的心。這種空氣，替他造成一個受人嫉妒的

機會。二十七日午後，B公司主任召他進去，給他看了一封匿名信，大意是這樣說：——

「……貴公司練習生S，其兄在某店服務，兄有友人某某係某黨。故上次貴公司之風潮，S實在內主持，請注意！」

此信字蹟惡劣，下署「知名」自鎮江途次寄。

——天呀！你這寄發匿名信的人！你這太不負責任的人！你太卑鄙了，太氣餒了！你首先對不住你的姓名，使他不能公然表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凡是正直的人類，對於這種施放暗箭的惡魔，都是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我不僅在咒罵你！

信內還牽涉到我，說我有個某黨裏的友人。——你這笨伯，索性說我和某為知交，不更簡捷爽快些麼？

S弟看了這封信，不免戰慄了，他辨明了決意此事。B公司主任對他說，——照例也應該這樣說：「沒有這件事最好，已往的概不追究。此後無論你或是別人有了同樣的事，是要從嚴處置的。」和S弟同事的人都為他抱了不平。

B公司的練習生在兩月以前，曾有一度鬧風潮的籌劃，因事機未密，沒有實現。S弟說：「我平日待人接物，無所愧疚。即有人爲仇怨而報復，何不發信於兩月以前，乃竟遲至正將考試的今日。此中未必有仇，大約是出於此次同考者之手。我今天氣憤已極，想不加入試驗，以免徒勞；同事都勸我不必灰心，我姑且一試，不過希望是很少的了。七年來沒有機會加入試驗的我，等到機會臨頭，又遭了意外的打擊。哥哥，我的命運何以坎坷如此……此時滿腸愁緒，訴說不盡，預料今夜未必安眠。很望你乘星期日來此一談，否則回家時順攔此地一行。」他又說：「父親年老好憂，且望我太甚，這個消息望你不要傳到家中。」我想，S弟一人在外，受了一個重大的暗傷，此事且不欲告知家人，是除我一人以外，他直無訴說憤鬱之處。我就是寫信去安慰他，也不能盡所欲言，他不盼望我去，我也要親去加以慰勸，何況他很盼望我呢？

到下關去一趟，大概要用十塊錢，對於我的刻板的經濟狀況會要發生影響的。然此款必不能愛惜，我決意動身了。

我乘車趕到冠生園，買了些餅干和陳皮梅，預備帶給S弟。匆迫地回到寓所，整理好一只手提

包，趕乘十二時四十分鐘的火車。午飯還沒有燒好，只吞了三枚雞蛋。

在到車站的途中，落下了傾盆大雨。人力車夫替換着舉起滅了氣力的兩腿，在大雨中掙扎。點點的雨水，從他的頭頂，從他的破的衣褲，川流不息地望下淌。我在神思恍惚中，忘記了他還是人類中的一員，也忘記了雨水打進車窗濕透了我的衫褲和提包的外層。車子停在車站門前，我從衣袋裏儘量摸出一把銅元給了車夫，我實在不忍心再和他錙銖較量地計算車資了。

只餘四分鐘便要開車了，我匆促地進了車廂。不該我旅中寂寞，我們同事當中的K君招呼我坐在他的身旁。我脫下透濕的長衫，和K君談了一會。我又取出帶在身邊的三份報紙，找了許多談話的資料。

報紙讀倦了，略把眼光移到同車的兩三個少女的身上。少女真是世間最可愛的至寶。在稠人廣衆之中，她們好似沙漠裏的鮮花，要是沒有她們在點綴着，人們也須會窒息而死。

同樣的雨在到車站的途中，難爲了我的車夫，在鐵道兩旁，倒又便易了我。半熟的稻和成蔭的榆柳，新從雨後出浴，嬌喘未休，翠艷欲滴，滌清了我的愁緒不少。我不忍使當前美景等閒過去，我的

視線從車窗射出，我的腦力集中在正起腹稿的函件上。我以為S弟對於匿名信的態度雖已在B公司主任前辨明，但是書面的表白還是很需要的。

K君在橫林站下車。常州站上了三個襁褓的外國人，一對夫妻和一個男孩子。體力畢竟是外國人強，丈夫肩上壓了兩個笨重布包，手裏還提着兩只籐箱；黃瘦的妻子也搨了一只舊皮箱，再有一只小布包抱在孩子的兩臂裏。他們很興奮地擁上了車。十幾分鐘後，婦人在我們的一輛車裏發現了她一路走來，向乘客請求經濟上的幫助。——我們雖聽不懂他的言語，她的態度告訴我們是這樣。——就我的目力所及，只看見她的失敗。走到我的座前，我給她已經預備的四個銀的雙毫。我心裏在說：「親愛的朋友！我們是在一條路上同時碰着的旅客。我身邊沒有帶着充足的盤費，我很慚愧地只能把這細微的數目獻給你，請你哂納吧！」她教我簽名在她的手冊上，我負了加重的惶悚拒絕了她。這樣一些同類應盡的職分，還值得留下痕跡嗎？以下的客人很能表同情於我，解囊助她的人逐漸加多了。

這次火車很能依照規定時間停靠在各站。車抵鎮口時，正是午後七點鐘。北望家鄉，不過離開

了三十里的途程。我的父親，母親，我的Y……我這時沒有機會回來看你們了。天已深黑，你們快吃晚飯了罷？你們可在懷念着寄居在外的我們兄弟？你們可知道我爲了有人暗傷了弟弟正在征途之中？車輪又轉動了，再會吧！我離開你們的所在地又一程遠似一程了！

八點半鐘，火車在微雨中抵了下關。S弟聽見我的叩門聲，從樓上跑下來開門，我跟他摸索而上。燈光從久未擦新的破罩裏，透射在S弟的臉上。「你的濕氣癩子倒全消除了，就是黑瘦些。」我對他說。「是的，一夏以來，我的身體還算好。最近因爲預備應試的課程，不無辛苦了些。」他說到這裏，引起了對於匿名信的憤慨：「這場辛苦怕要付之東流了！哥哥，我的命運真是不濟呢！」我開始安慰了他幾句。

他不料我今晚會到這裏來，他因此得到了意外的歡慰，同時又起了一種後悔。他說，花了十塊錢固然不算微細的損失，第一是太使我勞頓了。他在前晚寫信給我時，滿腹牢騷奔赴筆下，不能自己，現在的心境好得多了。他悔不該發了一封失檢的信，勞我奔波一趟。

我們上街吃了些點心。回到寓所裏，詳細地談了這次事變的經過。他以為這次發信的人多半

是某君。他和S弟並不接近，亦無冤怨，他因家累繁重，求考中的意念太切，不惜出此下策，以減少同考中的第一（？）勁敵。S弟和我同意，祇有忍痛負着創傷，決不和這些奸人計較。不過無論當局有無介蒂，必不中止應試，使奸人遂其陰謀。我們又擬定了一件為表明態度而呈給B公司主任的信稿。十二點半鐘纔睡。

八月三十日（月）雨

S弟為預備應試的課程，近來每天早晨五點半鐘就起身了。今早我們在半醒狀態中都聽到案頭鬧鐘的呼喚，是我勸他多休息一會的。六點半鐘，他不願再睡了，我們同時起來。他讀些關於時事的文章，我隨便看了一本帶在身邊的小說。一個陰暗的早晨，我們兄弟並沒有暢敘離情的機會。

S弟到公司辦公時，我送他直到公司的門首。呵，好一座華麗的建築！我從他房屋的基石，直看到屋頂上的旗柱。這簡直是一座神祕的牢監，是一座使囚徒心悅誠服地自願進去的牢監！我今天很像是送監，而我自身又似暫時逃犯。我想過一天浪人的生活。

我向江邊走去，我想在江邊尋覓我的舊夢裏的遺痕。我在蕭家老棧的門前，徘徊瞻望了許久。

——蕭家老棧：你是我差不多十年前的老友。我那時聽了友人的錯誤消息，曾一度爲投考某機關而到下關，我是寄居在你這蕭家老棧。要是那時的消息未誤，而我幸而考取，那末今日的不幸之事許會臨在我的身上，免得我的年輕的愛弟中着了這支暗箭！

我想進些早點，我記起江邊的西頭有一家天津人開設的小館子，那時我曾做過他們的顧客。雨還是下落，道路泥濘，難於插足。我來往西頭一帶，終於尋不着那家館子。本來那些小資本的營業難有十年長期的掙扎！我走上一家叫做悅來飯店的樓面，對着水面高漲的長江，吃盡了一盤饅頭——和一碗乾絲。

回到S弟的寓所，不久他也從公司裏回來，陪我出去進了午餐，又匆匆地辦公去了。上午在茶樓上望見浦口，浦口也曾去過一次的，我決計把午後的時光消磨在江的對岸。由澄平碼頭乘輪船，十分鐘而抵浦口。十年前的印象有些模糊了。津浦車站似乎換了一副新面目：宏壯的站屋，修潔的廣場，正圓形的花園，水泥築成篷頂的長大月台……一切規模，都非看慣了的滬寧路的各站所可

及。我又走遍了一條不過二三百碼長的馬路，發現了十多家錢莊和同數的理髮店。我又訪問一個朋友而沒有遇見。

和S弟約定在六點鐘以前回到寓所。他的辦公鐘點原在四點半鐘爲止，因事忙之故，總非六點鐘不能脫身。四點鐘，我從浦口回到下關，我坐在蘆船上候渡，費了二十分鐘。只見「不盡長江滾滾來」一波一波的追逐東流。這個極簡單的現象，引起了我的游思——自長江形成以至於毀滅，在這無可量數的期間，那裏會有片刻的靜息！「今人古人如流水，」人類之於宇宙，正似大江裏一片片的浪花。放達如東坡，還要「哀吾去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這不是自尋煩惱嗎？我們既漂浮於時間的長流裏，即不容有利那間的休止。「呵！只有前進！前進！」兩天以來，陰霾之氣充塞了我的心田，這時纔透出些光明來。

S弟回來了，我很愉快地高唱，和着他的琴聲。我們唱奏了許多「塞外曲」「弔虞姬」一類激昂悲壯的歌曲。這些歌曲都是我們童年在家時所最愛唱的，歌譜也是童年所手抄的。我們過了一個極不易得的酣暢的黃昏。

在今晚，我很覺得興奮，S弟的興致也好。我們在晚飯席上，喝了些高粱，我喝到半醉。臨河的一間小屋是我們吃飯的所在，河水高漲，幾乎平了門限。隔岸的燈影落在水面，搖曳不定。天是轉晴了，

盞潔的星點明亮地掛在半空，涼風從窗外吹來，令人起來一種秋感。我的眼眶裏有些濕潤了，雖然瞞過了我的弟弟！

在馬路上買了些夜間在車裏充饑的麵包，S弟也買了些零物，我們回到寓裏休息。

「夜裏天氣涼，你把我的夾襖穿去吧。線毯也帶去，車上或有睡覺的地位。」S弟的心中已動了別離之情。

「我身上的衣服儘够了，就把線毯帶去吧。」

乘着我們聚會的最後幾十分鐘，我又安慰了他一下：「你不要以為家人期望你太甚，你好好地應試，即已無負於家人，成效何如，可以不管。你也不要以為同輩的甚至略後一輩的親友都突飛在我們的前面，我們還年輕，只要不減了平素奮鬥的精神，光明是顯然在我們的前頭。」

「人力盡了百分之百以至於百分之一百二十，而事或無濟，世間究竟有無「命運」的存在？」S弟這樣的答復。

「……時間不早了，我們到車站去吧。」

S弟把我送進車廂，我勸他早些回去休息，「S弟，一切珍重珍重！」

我沒有敢把「祝你考試勝利」的話對S弟說，怕的是匿名信或者會發生幾分效力。(完)



苦笑

(趙秋吟)

他一口氣寫滿了三千字的小說，又仔細地修改一下，很鄭重的寫了一個信封，把牠封了起來，然後送到信箱裏。回到家裏，又把底稿搜了出來，留心的讀了幾遍，他覺不但全篇立意新穎，就是語句的結構同修辭各方面，總覺脫了近代小說家的窠臼，而別樹一幟似的。他想：

「如果編輯先生是真以作品的好壞，而定去留的，那麼，我這篇小說，或許有披露的希望，然而聽說現在的編輯先生所收的稿子，大部分都是他朋友的著作，這樣，我這篇東西，說不定又

要到字紙籠裏去了。」

他一邊看看稿子，一邊正在胡思亂想，他的夫人向他說道：「我也不知向你說過幾次了，一個人總要想賺錢的事幹，因為吃飯，穿衣裳，住房子這三件事是要緊的。我每天叫你到外邊去找點事幹幹，每月說不定也可以賺到三塊五塊錢，然而你總是不聽。只是一天到晚在那裏鬼畫符，不說別的，郵票同信封也不知化了多少，我始終沒有看見你弄到一個錢。家裏米也沒有了；後天又要付房金，你總要想個法子。」

他不提防他夫人帶諷帶勸的說了這一大堆話，彷彿在極熱的天氣，平空給人在頭上澆了一碗冷水。如木雞般呆了半天，

纔向他夫人說道：

「賺錢的事，誰不要幹呢？可是我連托了幾個朋友，他們總說目前實在是沒法想。至說房錢同米，目前實在沒有較好的法子，我想還是把幾件不穿的衣服押了，且把這關過了。」

他夫人聽了他的話，不覺嘆口氣道：

「這也是沒法的事；不過尋典買來過活，也是不了之局，無論如何，總要想一個妥當的法子。」

他聽了他夫人的話，似乎沒有剛才的那樣嚴厲了，含糊的答應一句，又走到那小窗下的寫字桌上，去做他的小說。

他把稿紙鋪在桌上，磨勻了墨，又把筆上的墨吸飽了。他想：

「做小說的主要條件，就是立意；意既立，然後出之以婉轉之筆，自可一層一節有條不紊了。如果趁筆亂寫，無論你文辭方面怎樣雕琢，結果依舊是個無病呻吟。」

他默默地想了一回，又自己把頭搖了幾搖，然後落筆寫他心裏所擬定的稿子，他寫一個青年的女子，家裏既無父兄，又無伯叔，僅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母；家裏既無田地，又值荒年，而窮

那僻壤，又無謀生之路；處此萬不得已之境，他母親就把他賣到一家妓院裏。然而他出賣的身價，僅三十塊錢，他母親勉強維持了半年多的生活，錢又用完了。他母親不得已，就央了一個在城裏走慣的婦人，走到他女兒的妓院裏。他女兒知道母親的困難，就把半年來的私蓄十多塊錢給了那婦人。有一天他接到一個客，看見他思母心切，就包了他三天生意，又給了他幾塊錢，叫他回哪去一次。他回到家裏，看見母親的困苦，又想起自己的將來，大大的哭了一場。他回到妓院裏，不知怎的，被鴇母知道了他給錢他母親的事，就把他很狠的打了一頓，他痛哭了一夜，四更裏就一根繩吊死了。

他把小說寫完，天色快要晚了，就匆匆選了幾件不穿的衣服，走到一家押店裏，押了五塊錢。買了一塊錢的米，付了三塊錢的房錢，留一塊錢零用，吃完了晚飯，把那稿子，很工緻的騰了起來，又把他送到信箱裏。他想：

「冬天快要來了，棉衣服一件也沒有，就是辦些布的，也非十餘元不可。這月的房錢，總算付掉了，然而一塊錢的米，如何能

支持呢。再當麼？衣服差不多典完了……」

他不想猶可，一想，幾乎哭了出來，第四天早晨，又接到他母親的一封信，那信上說道：

「強兒知悉，自你去上海，忽將三月，你母親頗爲懸念。家中所種租田，因連月大雨，已盡淹沒，惟以麥粥度日耳。吾兒在申，諒必尙好，可否速籌數元寄來，略買糧食。余身體尙好，勿念母字。」

他勉強讀了這封信，眼淚禁不住如雨點般的滴了下來，他想：

「我母親已六七十歲的人了，現在還在家裏受這樣的苦，無論如何，我做兒子的總不能辭其罪。如今他寫信來叫我弄幾塊錢，是應該的事，然而叫我到那裏去設法呢？」

他想到這裏，索性放聲地哭了。

「開門開門！邵先生可在家裏。」門外有人這樣地叫着。他聽有人來找他，就即刻止了哭，輕輕的向他的夫人道：

「你到門口去看看，究竟是那個？」

他夫人跑到門口，問道：

小說 世界 苦笑

「你找那一個的，有什麼事？」

那人答道：

「我是大中國書局裏的，來送錢給邵先生的。」

他在樓上聽見是送錢給他的，心裏不覺寬了一下，也不等他夫人回話，就急急忙忙的跑到樓下。只見那人問道：

「邵先生可在家裏？我要討個收條呢。」

他聽了那人的話，知道自己的衣服太褻褻了，便紅着臉說道：

「邵先生就是我。」

那人又把他看了一下，始給他一封信，並五十元的紙幣。他跑到樓上，寫了一張收條給了那人。他吃完了晚飯，出去辦了一件襪子，替他的夫人也辦了一件棉衣。又寄了五塊錢給他的母親。回到家裏，把身上的破衣換了，在鏡子裏照了一照，覺得已不像從前的那般狼狽了；似乎面上也有了光彩，已成爲小說家的樣子。他又把多下的鈔票，給了他的夫人，說道：

「這鈔票你收起來吧！」

夫妻二人，不禁笑了一笑，然而臉上的淚痕，依舊深深地留着。

介紹
汪穰卿筆記

報界前輩汪穰卿先生。生平好交遊。又勤於紀述。有所聞見。悉筆之於書。身後掇拾遺稿。尙得數巨冊。茲由其弟仲閣君。將最後數年所記之二冊。先爲印行。由商務印書館發售。欲考知清末之政治。及其社會之情狀者。當以此爲淵藪矣。昨承以一帙見惠。披讀之餘。特爲介紹於當世。

潭底遺屍

原名 The Marder in the Swamp.
原著者 W. Teignmouth Share.

守靜

一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上旬。有一個牛津地方的少年。名字喚做貝列。他在學校中。已將近畢業了。畢業之後。將經營甚麼生意。却尚未拿定主意。這一天。他在一張倫敦的報紙上。瞧見了一則廣告。這廣告是。

坎拿大地方。有一位大學畢業的人。擁有很多的田產。現在想尋覓一位上等人家的子弟。一同居住。並教授營業的方法。以便將來合股共營事業。但必須預繳五百鎊現金。除供給膳宿外。並給以

五釐的利息。等到正式合股時截止。如有願意應徵的人。請與倫敦城聖解姆公園路四號布列羅司俱樂部般歇爾先生接洽。

貝列讀了這段廣告。認爲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便寫了一封信。寄給般歇爾。過了不多幾天。已接到般歇爾的覆電。叫他親自前往。當面接洽一切。

般歇爾的真姓名。實在是里吉納。畢甲爾。當他會見了貝列時。他便說出一段很中聽的事蹟。他說他有很多的田產。坐落在昂塔堯。距離拉迦辣瀑布。約有兩里路。他準備經營的事業。是以賤價收買野馬。等到訓練馴良了。再以高價賣出。在這一轉移間。獲利定必豐厚。此外再當從事於漁獵。因爲捕魚打獵。利息也很優厚。貝列聽了他這番話。覺得他這辦法很是妥善。便決意和他聯合。——貝列祇曉得他是姓般歇爾。——當下他們二人便訂定合同。貝列並把五百鎊準備金。如數交付與他。

在二月五日這一天。貝列和畢甲爾夫婦。在利物浦上了布列丹號船。前往昂塔堯去。在船上時。貝列忽然發現有一個少年。喚做班威爾。也是他們團體中人。心中覺得不高興。但據畢甲爾說。班威爾是一個無用的人。是他出錢僱來的。又叫貝列莫去理睬班威爾。但貝列並不聽從他的話。去和班威

爾閒談。這纔曉得班威爾並不是受僱的。實在和畢甲爾也訂有合同。預備合股經營生意的。貝列便去責問畢甲爾。畢甲爾笑着應道。這個不算甚麼事。你何必儘着放在心上。我自自有方法把他除去就是了。

光陰過得很快。他們在船上。已過去好幾天了。從畢甲爾的舉動神情間觀察。他實在是一個活潑敏捷的人。他的妻子。容貌既很美貌。性情也很婉和。也是個良好的婦人。到了二十月四日。船已行抵紐約了。他們下了船。投宿在京城旅館中。在這一路上。貝列和班威爾。都很高興。到了紐約之後。瞧見了異鄉的景物。自然處處都能引起興趣。便越發高興得甚麼似的。

在第二天晚間。他們復行向撥法羅前進。到了那裏。便住在司塔福旅館中。據畢甲爾說。從這裏去到他的田產祇有兩個小時的路程。貝列和班威爾。都巴不得立刻行抵那裏。一宿無話。到了第二天。畢甲爾夫人說。伊要住在這裏。讓他們先去。等到那田產上的各樣事情。都已料理妥當了。伊再行前往。但畢甲爾不放心留伊一人住在旅館裏。便叫貝列也留在這裏。和伊做伴。他和班威爾動身先行。他又說等到田事料理完畢後。叫班威爾留守在那裏。他再回來接他妻子和貝列。

畢甲爾領着班威爾。先由大箱缺道。前往伊思烏。到了那裏下車時。正在十一點鐘剛正敲過。他們再步行繼續前進。是向布倫大沼澤行去。班威爾行時。神經很是興奮。以爲行到了那田產後。便將開始他的新生活了。

布倫大沼澤。是一個非常荒僻的所在。地面上。長着深密而龐雜的野草。再有那斷枝敗葉。隨處都是。簡直沒有行走的途徑。畢甲爾神情很寧定的。先是在前面領着班威爾行走。後來忽的慢慢的落到後面。讓班威爾在前面走。二人一壁走。一壁談笑着。但走了不多一會。忽有鎗聲一響。接着又是一響。班威爾立即倒在地上死了。頭上和頸際。各中了一鎗。

畢甲爾若無其事的。抱起班威爾的屍身。向這沼澤的深處走去。隨即把屍身拋到一個似若無底的水潭。他以為他這殺人的祕密。必可終於埋藏在這水潭的下面了。他用心很精細。在未把屍身拋入水潭之前。從衣袋中掏出一把剪刀。把死者衣服上的記認。一齊剪去。便是裁製這衣服的店鋪的籤標。也剪個不留。他把所有的證據。都已毀滅乾淨後。便仍從原路。回到伊司烏。再回到布法羅那旅館中。神情非常快活。貝列見了他。問他怎麼回來得這般迅速。把班威爾一人留在那個地方。他怎能得

會料理呢。畢甲爾說在那邊。本來有看守的人。他已把班威爾交給那看守人。又仔細的分付過他們。怎樣着手料理。他又說班威爾委實不是一個活潑耐勞的少年。瞧班威爾的意思。巴不得要住到皇帝的宮殿中。纔能稱意。貝列他聽忽的說出這番話。很覺得奇怪。本想問個詳細。但畢甲爾說往返奔波了一天。精神已很疲憊。便不再和貝列閒談。急急的去睡眠了。

二

第二天。畢甲爾領着貝列。向拉迦辣瀑布前行。他們所走的。是在加拿大這一方面。貝列嘴裏雖不說甚麼。心中却很狐疑。田產究竟在那裏呢。他們爲何不前往呢。他們行抵了瀑布時。畢甲爾提議再步行一回。於是他便和貝列順着河邊的一條道路。慢慢的前行。瀑布的聲響。和雷聲一般。很覺得震耳。後來他們行到了一處。是若干年前。宗教家集會的所在。有一道石級。從峭壁上。直達到瀑布的旁邊。畢甲爾忽道。我們走下去瞧瞧。瞧看瀑布時。是距離越近。越覺好看。當下他們二人。便順着石級走下去。走時。貝列十分注意。這石級原很滑溜難行。他們却都安然走到了下面。他們見下面並非闊無一人。那旁正站着。一人。很出神的望着瀑布。這當兒。貝列在不知不覺中。陡的大起疑心。畢甲爾爲何把

他領到這個荒僻的地方。再領到這勢如萬馬奔騰的瀑布旁呢。倘有人跌到這瀑布的下方。無論是本領怎樣高強的游泳家。不是也不能有生存之望嗎。貝列既引起了這疑心。那裏敢在下面勾留。立刻撥轉身。走上石級。畢甲爾也跟着上來。

第二天。他們二人。又一同走在那道河的屬於美國的一方面。走了一會。又走上跨在這河上的一道大橋。這當兒。天忽落起雨來。風勢也很猛烈。剛走到橋的中段。畢甲爾突然的站住。走到橋的邊沿。望着橋下的急流。說道。貝列。你走過來。瞧瞧這水景。是多麼的有趣啊。但是貝列因狐疑之念。橫梗在中心。尚未消釋。便不肯走過去。瞧。畢甲爾見他不肯。立即露出怒容。向他撲去。貝列連忙避開。三脚兩步。走過了橋面。

後來貝列曉得班威爾是被畢甲爾擊斃的。不禁捏了一把冷汗。暗想自家也險些兒死在他的手裏。

三

二月二十一日。是星期五。有一個姓埃得列的兄弟二人。走到布倫大沼澤中。斫斷樹木。在無意之

中。竟在那個水潭中。發現了班威爾的屍身。當時他們原不曉得他的姓名。祇辨別得出是一個英國人。於是便發生了幾個疑問。這英國人是誰呢。誰害死他的呢。又爲着甚麼原故呢。這一樁謀殺案。隨即轟傳出去。司法部特派摩萊偵查真象。摩萊是一個非常靈敏的偵探。但着手偵查了一番之後。在那沼澤中。祇查出一個證據。便是一隻琥珀的雪茄烟嘴。上面鐫刻着三個字母。[E.W.B.]這三個字母。雖明知是一個人的姓名的起頭字。但這個人是誰呢。是凶手呢。還是這個被害的人呢。摩萊又特地把死者的照片。刊登在報紙上。希望有人辨認得出。前來報告。但是一連過了幾天。仍沒有一些消息。到了三月一日。這屍身就由官場中埋葬在李林司頓。

在埋葬屍身的這一天。却來了一男一女。就是畢甲爾和他的妻子。據他們說。他們曾有一個伙伴。是一位英國的少年。恐怕正是這死者。他們爲甚麼前來報告這幾句話呢。實在是由於貝列的敦促。原來貝列在報紙上。瞧見了那照片。便很恐懼的拿給畢甲爾瞧。又竭力的敦促他。叫他前去瞧瞧屍身。辨認個明白。畢甲爾未便推諉。祇得走這一遭。

摩萊委實精明強幹。他雖覺得畢甲爾並無可疑之點。但心中總抱着絕大的疑慮。無可消釋。他曉得

畢甲爾正住在李林司頓旅館。特地前去探訪。藉以查詢一番。當他和畢甲爾在那旅館中的迴廊上會見面時。畢甲爾衣冠齊楚。神態安詳。招待他很有禮貌。畢甲爾夫人神情舉動之間。雖也寧定如常。但眼光中。分明含着一半憂愁。一半煩悶的神色。並十分凝切的望着他們二人講話。伊已經猜想到伊丈夫的祕密嗎。伊丈夫曾把那慘事告訴過伊嗎。但是無論如何。伊對於那慘事。是絕未參預的。據畢甲爾對摩萊說。他對於死者的身世。一些不曉得。他和死者。是在布列丹號船上遇着的。死者的姓氏。他已記不清楚。不知是班威爾。還是班司威爾。又或許是班特威爾。他和死者最後一次分別的那天。二人是一同從紐約步行。行到那瀑布附近。便各自分手了。摩萊聽了他這番話。又問了幾句。便向他道了謝意。又說這一次的談話。委實很有價值。非可等閒視之。便再請他把那番話覆說了一遍。彷彿是恐怕第一次聽得不清楚。或許有誤會的地方。摩萊等他說完之後。再向他稱謝。隨即便告別去了。這當兒。畢甲爾的神情。仍很鎮定。毫無變動。可是他的妻子神經已十分興奮了。摩萊聽畢甲爾所說的話當中。雖然沒有破綻可尋。但相信他定是誑話。後來經過了種種的偵查。果然證實他說的話。完全是一派虛言。

到了九月裏。畢甲爾的謀財害命的重罪。已經證實。確定的成立了。於是在十月裏一個寒冷的早晨。他就受絞刑處死。抵償他的罪惡了。

啟詩小集

(第五次揭曉)

(編者)

原題

(一) 亂山○吐日(朝)(徐)(初)(二) 一個漁船○點燈(一)(數)(幾)(三) 落花時節○江南(到)(夢)(憶)(四) 窗○青山似髻圓(外)(上)(隙) 以上各題以何字爲最佳請說明理由。

出題者原擬之答案

(一) 以「徐」字爲最佳。因「徐」字能形容日出時之狀態也。「初」字次之。「朝」字最下。(二) 以「一」字爲最佳。「一個漁船一點燈」謂「每一個漁舟有一點燈」也。若云「數點燈」則謂「一個漁船上有數點燈」不及前意爲佳。「幾」字相同。(三) 以「夢」字爲最佳。「到」字最淺。「夢」字可包括「憶」字。故以「夢」字爲最佳。(四) 以「上」字爲最佳。既云「似髻」必是遠山。人坐窗內。見遠山一點。如在窗上。而此一

點外。即是天空。他無所見。惟「上」恰能寫出此時形景。非「外」字所能及。「隙」字則更不妥。因從窗隙所見之山不能如髻也。且惟「上」字方與「如髻」相連貫。用「上」字表明只見山頂。不見山之全體。故云「如髻」用「外」字。則所見者不僅爲山頂。與「如髻」不能連貫矣。

應徵者之答案及理由摘要

奉天馬宗伏君(一)徐蓋「吐」字既含早晨之意。故「朝」與「初」兩字均不可用。(二)一蓋漁船本爲寂靜之景。不能以輝煌形容。如用「數」字「幾」字。則如村婦敷粉矣。「」字正合其本來面目也。(三)夢蓋「到」字既已身臨其境。未免乾枯。「憶」字雖好。若用「夢」字。足以包括憶字之意。而又形容憶之甚者也。是以「夢」字爲佳。(四)隙漢口胡儒誠君(一)徐(二)一能描寫其孤苦生活之狀態。(三)憶(四)外青口黃東屏(一)徐(二)數(三)憶「到」字太無興致。「夢」字又不及「憶」字神韻帖切。(四)隙七寶鎮李聿昌(一)徐(二)幾(三)到(四)隙天津張聯沛君(一)初(二)一(三)到(四)外山東高唐縣于昶廣(一)徐(二)一(三)憶(四)隙常熟吳敦莪(一)徐(二)一(三)夢(四)隙無錫季楚書君(一)初(二)幾泛舟晚漁。船雖一個。而火則不必一點也。而「數」字殊不及「幾」字下得「渾」。故

幾字最佳。(二)夢詩貴曲折。到字殊嫌率直。憶思也。較到字爲有轉灣矣。然思而形之於夢。不亦較憶更深耶。(四)上隨園云。人不可癡。詩則愈癡愈妙。故窗外不如窗隙。窗隙不如窗上。蓋青山固是窗外之青山。然而青山遙遠。而祇能縱目及之。苟凝神久之。則不自覺其近在咫尺。豈第近在咫尺。且儼然窗上矣。窗隙雖佳。終不及窗上之癡也。鎮江季希賢君(一)徐(二)一(三)到(四)上。如要照實際上想。必須伸首窗外看青山。纔能用外字。既伸首窗外。山的全部。就都看見了。山的全部決不會圓的。用隙字必須就隙處看去。也必然是看得山的全部了。要是說由隙中看去。祇看見山的一小部。更不會圓了。由窗裏向窗外一望。山的上半段。當然是圓的。下半段被窗櫺遮住了。所以用上字爲妙。本埠張竹君(一)徐(二)一(三)憶(四)隙。李中之君(一)初(二)一(三)夢(四)隙。杭州沈質彬君(一)徐(二)一(三)夢(四)隙。吳縣金秋侶君(一)初(二)一(三)夢(四)外。安徽運漕鎮李蓬仙君(一)朝(二)一(三)夢(四)外。紹興鮑景泰君(一)朝。因爲徐初兩字。同一平淡。惟朝爲最切當。(二)一鄙意以「一」字爲妥。蓋「數」「幾」兩字。皆多數之謂。而漁船端非遊艇畫舫可比。故其燈決無多點。(三)憶「到」字太實。「夢」字亦嫌虛幻。不如用「憶」字爲最有神。(四)隙北京鮑丹初君(一)

初(二)數。因漁船之上決不能僅限定一盞燈。故「一」字太覺平淡。「幾」字略似「數」字。而嫌乏味。蓋於夜間在岸上或居舟中。遙望江中。每一漁船。有數點燈光閃灼。寫景較佳。故用「數」字爲妥。(三)憶。「到」字甚佳。然於意思上似過直截簡單。「夢」字平庸。較之「到」字更不如。若「憶」字則含有兩層意味。譬如已會到江南。而今逢落花時節。復憶及昔時到過之情景。似勝於「到」「夢」二字。(四)隙。

附告。此次因提前揭曉。故所收之卷。比前數次稍少。以後收到者。(十月三十以後)只得續行揭曉一次。第四次收到較遲之卷。有季楚書。胡儒成。李聿昌。渺渺生。張哲文。會屏之。楊止言。鍾竹友。□□□(自灌縣寄來。原未具名)諸君。特爲補錄如下。季楚書(一)萬頃(二)流(三)細(四)亦胡儒誠(一)萬頃(二)暮(三)細(四)恰李聿昌(一)滿眼(二)流(三)驟(四)夏渺渺生(一)萬頃(二)流(三)細(四)亦張哲文(一)萬頃(二)流(三)秋(四)夏會屏之(一)萬頃(二)流(三)細(四)恰楊止言(一)萬頃(二)流(三)細(四)恰鍾竹友(一)萬頃(二)流(三)驟(四)恰□□□(一)萬頃(二)流(三)驟(四)夏

第五次四個題目之中。以第四題爲最難。應徵各卷中。惟季希賢、吳菱莪兩君之答案。與出題者預擬之答案相同。因記此數言。以誌欽佩。



西洋草花譜 (二)

(童君樂)

(編者按：其一，見本卷十二期)

一一 瓜葉菊

菊科 (一二年生)

瓜葉菊 (*Cineraria*) 南非洲原產，一名菊款冬，蘇滬等地的園丁，叫他做「深納拉利亞」就是他底英名和屬名的譯音 (按瓜葉菊的學名為 *Cineraria cruenta*)。莖高一二尺，富含水分，外面生灰白色的細毛。葉呈心臟形，和瓜葉相像。花爲頭狀花序，外圍的花，呈舌狀花冠；中央的花，呈筒狀花冠，和菊花一般，所以有瓜葉菊這個名稱。葉面粗糙，葉邊有缺刻，葉柄很長，和莖部連接的地方，有

三片退化底小葉。花聚生莖頂，擴張呈傘狀，花色有白紫紅藍等種種；也有一花的中間，生着別一種顏色的環紋，更覺得美麗。繁殖用種子，播種期：春三四月或秋九十月均可，春季播種的，秋天開花；秋季播種的，第二年春天開花；若用溫室栽培，冬天就可開花。下種的方法：普通都在盆鉢裏，因為他底種子很細，先把盆鉢裏的砂土，安置妥當，再行澆水，使土溼透，然後把種子均勻撒下，上面再薄蓋一層細土，或不用土蓋也可，放在溫暖和不見陽光的地方，等到他發芽後，漸漸地使他接觸陽光，生長至二、三寸高，有三、四葉的時候，就可分植他盆，以後生長高大，再換植大盆一次，更覺妥善。管理上最應注意的：須常澆水，夏天避強烈的陽光，冬季須安置溫室，以免凍死。

一一 大蔓櫻草

石竹科(一二年生)

大蔓櫻草(Campion Silene)地中海沿岸原產。莖柔軟，稍傾臥地面，長一二尺，分枝很多。葉呈廣橢圓形。春季花生葉腋間，有五個花瓣，每個花瓣的頭部中間，稍稍凹入，和櫻草的花冠相似，所以有這大蔓櫻草的名稱。(按櫻草屬櫻草科，係合瓣花冠；大蔓櫻草屬石竹科，係離瓣花冠，這是兩種植物的不同點。)花淡紅或白色，萼呈筒狀而膨大，有白色和綠色的縱脈，能够增加花冠的美麗。這

種植物，密植於花壇，或在花壇的緣邊栽種，花開的時候，滿生着鮮豔的小花，都能够顯現他的特色；並且花期也很長，性質健全，耐寒力亦強。繁殖用種子，春秋兩季，都可以播種。春播的，夏秋間開花，秋播的，第二年春夏間開花。播種法：或直播園地，苗長後行疎整的方法，使各株間有相當的距離；或先播種苗牀，苗高一二寸，然後移植，每株距離，約三四寸爲度。

一三 矢車菊

菊科（一二年生）

矢車菊 (Corn Flower) 歐洲東南部原產。莖高二尺許。葉細長披針形，頭端尖銳。莖部和葉部，都有棉狀毛茸。花爲頭狀花序，花冠都呈筒狀，瓣端裂開，他底外圍的花特大，排列呈矢車狀，所以叫做矢車菊。花色有紅紫藍白等種種，性質強健，能耐寒冷，到處都可生長。這種植物，宜成叢種於花壇，或配置山石籬下。繁殖用種子，春秋兩季，都可以播種。但秋季播種的，成績比較的更好。播種法：或直接播種園地，候發芽生長後，汰弱留強，使各株有相當的距離，便易繁茂。或用苗牀播種，待苗生長至二二三寸高，再行移植亦可。生長期內，能施放數回液肥，更可以使花生長美麗。

一四 金盞花

菊科（一二年生）

金盞花 (Pot Marigold) 歐洲南部原產，一名長春花，又稱金盞草。共有二種：一種葉形長橢圓，邊有鋸齒；一種邊無鋸齒，莖葉上的毛茸較多，花也比較大些，這兩種很易分別。花色都呈金黃或淡黃，爲頭狀花序，外圍的花，呈舌狀花冠；中央的，呈筒狀花冠。莖高一尺，密植於花壇，或花壇的四周，都很相宜。繁殖法：春季或秋季用種子播種於苗牀，俟苗高二三寸，移植花壇。秋播的，第二年早春至夏季陸續開花，春播的，夏末秋初開花。生長期內，施放一二回液肥，開花更爲有力，發育亦較良好；花謝後，就把他剪去，不使結實，那花期可以延長。冬季宜防寒，以免霜雪爲害。這種植物，性質健全，一次種植後，他的種子，能够落地自生，第二回可不煩再種，不過任他自然生長，不去管理他，那就要凌亂無序，高矮不齊，這是應該注意去矯正和整理的。

一五 捕蟲瞿麥

石竹科 (一二年生)

捕蟲瞿麥 (Sweet William Catchfly) 歐洲南部原產，又稱美人草。莖高一二尺，有顯明的節，上部各節的下面，常分泌褐色黏液，阻止蟲類上昇花部，所以有捕蟲瞿麥的名稱。葉長卵形，粉綠色。花生莖頂，爲聚繖花序。花冠五瓣，紫紅或白色，很美麗，花期長，宜密植於花壇，以供玩賞。繁殖法：春季

或秋季用種子播種苗牀，或直播園地均可，性健耐寒，一回種植後，種子能落地萌生，第二次自能開花。

一六 紅櫻花(童譯)

菊科(一年生)

紅櫻花 (Tassel Flower 拉丁屬名 *Cacalia*) 南非洲原產。莖高一尺許。葉卵圓披針形。花爲頭狀花序，全部的花，都呈長筒狀，四散如纓，頗美麗，所以叫他做紅櫻花。花紅色的居多數，也有黃色的。花開於夏季，花期很長，宜栽植於花壇，或其他園地，都能顯示他的特色。繁殖極易，用種子播種。春季天氣溫暖，就可下種，下種的地力，或直播園地，或先種苗牀均可，直播園地的，等他發芽生長後，必須汰弱留強，行整理的手續。先種苗牀的，俟苗高一二寸移植，每株相距五寸便可。

一七 百日草

菊科(一年生)

百日草 (*Zinnia* or *Youth-and-old-age*) 墨西哥原產，俗呼洋秋羅。莖高二三尺。葉呈卵圓心臟形。花生莖頂，爲頭狀花序，外圍舌狀花冠，中央筒狀花冠。花色有紅黃白紫等種種。花期很長，自夏至秋，約開三個多月，所以有百日草的名稱。性質健全，宜種於花壇或籬下牆根，以供點綴景物。繁殖

用種子，早春播種苗牀，或直接下種園地均可。生長期內，施液肥數回，開花更能美大，一部分花謝後，切去他的枝梢，那近切口的葉腋，能够再抽新枝開花。一次種植後，種子自然落地，第二回仍舊能發葉開花，可不必再行種植。

一八 筑羽根草

茄科(一二年生)

筑羽根草(Petunia)南美原產，一名種羽牽牛，又稱小喇叭。有矮生蔓生兩種。矮生種，莖高五六寸至一二尺不等；蔓生種，長達數尺。葉卵圓心臟形。花生葉腋間，花冠呈漏斗形，普通單瓣，改良種類，也有呈重瓣的。花色有紅紫白等，也有現複色的。花期很長，花極艷麗，宜植於花壇或盆鉢；重瓣種類，用鉢栽以供玩賞，更能顯示他的特色。繁殖法：普通單瓣種類，用種子播種；重瓣種類，不結子實，所以只得用扞條法繁殖。種子播種期：春季或秋季均可，播種法，或在苗牀，或用盆鉢，先把泥土碎細，壓平表面，再播下種子；這種植物的種子很細小，所以蓋土宜薄，播於苗牀的，宜用細孔的噴壺澆水；種於盆鉢的，可於鉢底用水盆，令水由鉢底漸漸上昇，種子種植後，勿令見日光，待發芽生長，漸令接觸日光，生葉二三枚時，於苗牀或鉢行假植一次，最後定植於花壇，或更大的盆裏。又秋季播種的，冬季

應用物掩蓋防寒爲要。扞條繁殖：行於九月間，先於木框內，盛入細砂，剪柔嫩枝條插植，不斷澆水，便可成活，冬間宜安置溫牀或溫室內保護。

一九 金雞菊

菊科（一二年生）


金雞菊 (Golden Wave 學名 *Coreopsis drummondii*) 北美原產。莖高一二尺。葉呈羽狀複葉，他底小葉有三枚至七枚，呈卵圓形。花爲頭狀花序，外圍呈舌狀花冠，金黃色；中央呈筒狀花冠，紫褐色。這種植物，性頗健全，宜植於花壇，以供玩賞。繁殖用種子，春秋兩季，都可播種。播種用苗牀，俟苗高二三寸，然後移植。

二〇 蛇目菊

菊科（一二年生）

蛇目菊 (TICKSEED 學名 *Coreopsis tinctoria*) 北美原產，又稱波斯菊。從形態上說起來和金雞菊同屬 (Genus) 異種 (Species)，所以他底花形，也很多相似的地方。莖高二三尺，葉細長分裂呈絲狀。花爲頭狀花序，外圍的舌狀花冠，共有八枚，普通都上部黃色，下部紫褐色，也有全部爲紫褐色的。中央的筒狀花冠，全爲紫黑色。這種植物，性質健全，能耐寒冷，隨地都可生長，宜植於花壇，或籬下牆根，或山石的旁邊，以成叢密植，方顯特色。繁殖用種子，栽培法同金雞菊。一次種植後，種子落地，第二年便可自行生長，不煩再播。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玉合記

梅禹金宣城人。作爲玉合記。士林爭購之。紙爲之貴。曾寄余。余讀之不解也。傳奇之體。要在使田峻紅女聞之而趨然喜。悚然懼。若徒逞其博洽。使聞者不解爲何語。何異對驢而彈琴乎。昔翟資政巽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有庖者藝頗精。翟每向同官稱之。後稍懈。衆以嘲翟。翟呼使數之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疏嫚若此。使衆人以責膳夫之罪。還責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作何語。余謂若歌玉合於筵前臺畔。亡論用峻紅女。卽學士大夫。能解作何語者。幾人哉。徐彥伯爲文。以鳳閣爲鷓門。龍門爲虬戶。當時號澀體。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至不可句讀。文章且不可澀。况樂府

出於優伶之口。入於富筵之耳。不皇使反。何暇思維。而可澀乎哉。濫觴於盧舟。決堤於禹金。至近日之筵。而滔滔極矣。禹金旋亦自悔。作長命縷。自謂調歸宮矣。韻諸音矣。意不必使老嫗都解。而亦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余尤以爲未盡然也。玉合記榴花泣第二曲內有句云。離腸根觸斷無些。自音云。根音橙。不知所出。亦不能解。一日觀山谷詩云。莫若露號驚四鄰。推牀破面掇觸人。然後知根當作掇。從手不從木。音撐。掇觸見涅槃經。山谷用之詩。已自澀僻。禹金乃用之作曲。然則三藐三菩提。盡曲料耶。此體最易驚俗眼。亦最壞曲體。必不可學。(三家村老委談)

題紅記

題紅記。王伯良德驥作。伯良。屠長卿之友。長卿深許可之。謂事固奇矣。詞亦斐然。今觀其詞。使事響於禹金。風格不及伯起。其在季孟之間乎。獨其結構如搏沙。開闔照應。了無線索。每於緊處散緩。是又大不如伯起者也。至其自序題紅。則曰。周德清中原音韻。元人用之甚嚴。自拜月伯喈。始決其藩。傳中惟齊微之於支思。先天之於寒山桓歡。沿習已久。聊復通用。庚青之於真文。廉先之於先天。間借一二字。偶用他韻。不敢混用一字。至北調諸調。不敢借用。以北體更嚴。存古典刑也。夫琵琶出韻。是誠有之。拜

月何嘗出韻。且二傳佳處不學。獨學其出韻。此何說也。若曰嚴於北而寬於南。尤屬可笑。曲有南北。韻亦有南北乎。袁西海有一清江引。專謂不用韻作曲者云。沈約近來憔悴損。打不開胡塗陣。五言一小詞。四句押三韻。提來到口邊。頭煞力子刃。（三家邨老委譚）

紅蕖記

沈光祿環。著作極富。有雙魚埋劍金錢。鴛被義俠紅蕖等十數種。無不當行。紅蕖詞極膽。才極富。然於本色。不能不讓他作。蓋先生嚴於法。紅蕖時時爲法所拘。遂不復條暢。然自是詞家宗匠。不可輕議。至其所著南北全譜。唱曲當知。訂世人沿襲之非。劉俗師扭捏之腔。令作曲者知所向往。皎然詞林指南車也。我輩循之以爲式。庶幾可不失隊耳。（三家村老委談）

方回千秋歲詞云。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徐士俊云。沈寧菴取入紅蕖記。按此亦作山谷詞。寧菴卽沈璟。字伯璞。世稱詞隱先生者是也。吳江人。萬歷間進士。仕至光祿寺某官。所撰曲二十餘種。今惟義俠記在六十種曲中。尙傳。紅蕖記僅清黃文暘曲海目中存其名而已。（寧翁與臨川齊名。方諸生曰。松陵具詞法而讓詞致。臨川妙詞情而越詞檢。可以測其所至矣。近予得康熙間興慶閣傳鈔本一種。

情傳奇，以與沈輯南九宮曲譜對讀之，無所出入，可見矩矱，一種情，據曲海目，亦沈誤，寧菴有子曰自炳，字君晦，亦工詞曲，卓人月古今詞統收清平調春宮詞四首，徐士俊評云，讀君晦詞，知寧菴先生風流未隊，（棗窠室曲話）

四聲猿

少保胡梅林（名宗憲）總督浙江，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前必蛇行，無敢仰視，山陰秀才徐文長（名渭）別號天池，又常稱爲田水月，性豪恣，善古文詞，以撰白鹿表受知於少保，聘致幕府，筓書記，文長與少保約，能具賓主禮，渭來不能不來也，來則非時輒得出入，少保諾，乃葛衣烏幘，長揖據坐，慨論天下事，旁若無人，一日與羣少年昵飲市中，幕府有急需，召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嚙蠶，不可致也，少保稱善，又嘗飲酒樓，有數健兒亦來飲，不肯留錢，相詬詈之，健兒痛毆其人，文長密以數字馳報少保，立縛斬麾下，少保既憐文長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思爲之地，諸廉官入謁，少保屬之曰，徐渭天下才，宜亟收之，時少保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偶一令晚謁少保，忘不與語及，該卷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擗徧紙矣，及老貧甚，鬻畫自給，郡

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文長手拒扉。口自應曰。某不在。人以是多怪恨之。少保曾遺洮戎十許匹。遂大製衣被。下及相衣。既而遇之一日。都盡。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多方不可得。當其窘。隨手輒應。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轉堯破弊不能易。遂籍藁寢。音朗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邨老曰。余嘗讀文長四聲猿雜劇。其漁陽三搥。有爲之作也。意氣豪俠。如其爲人。誠然傑作。然尙在元人藩籬間。餘三聲。柳翠尙稱彼善。其二聲及其書續。俱可無作。詩文自有一種奇逸。誠然薛方山先生（名應旂）所謂鬼語長吉之流。袁中郎（名弘道）便謂有明一人。此有激之言。非公論也。若評在雅宜徵仲之上。余不能知。文長無命。大類村老。其爲人益老益貧。益狂益崛強。又大類村老。若其厄於棘闈。則嘉靖中一人絕相似。京山人周延祚。以選貢廷試。第三人進呈。世廟得其卷。稱善。顧永嘉相公曰。是宜第一。及拆號。上大。喜曰。吾鄉人也。湖廣生例入南監。永嘉特留北。比秋試。屬柄文者曰。此生上所眷注。謹視之。於是衆擬以爲解。一二場已定矣。迨三場。病發不能進。竟不獲雋。常語人曰。昔云君相可以造命。若余之命。則君相所不能造者。烏乎。人生其如命何哉。唐人曰。朱衣騎馬是何人。天胡可問也。（花當閣叢譚）

琴心記

孫先生（名七政）字齊之。邑人。年十三。遊膠庠。才華煜煜。皇甫沆兄弟。黃省曾父子。俱折行輩爲交。迨長。益好遊賢豪間。才名益籍甚。經術騷賦家。靡不願交。齊之任俠結客。尊酒論文。坐中常滿。然力不能給。先世所蓄古器彝鼎。名賢書畫。時入質庫。以佐酒資。居恆有郊島之嘆。然不遊大人以自潤。與蜀人張佳胤相得歡甚。張鎮浙。念公貧。欲得一過爲重客。齊之僅一往。絕無所關說。有茶癖。又有潔癖。孫氏又有名柚者。其從子也。亦有才情。與余善。性麓豪。不修曲謹。喜飲。喜樗蒲。居藤溪。蕭然一室。無儋石儲。而好客不衰。常取司馬長卿以琴心挑文君事作傳奇。名琴心記。亦俊逸可喜。第頭腦太亂。脚色太多。大傷體裁。不便於登場。曲亦時有未叶。以故反不若梁長（名辰魚。字伯龍）浣紗之傳。然較之宣城之歡寶揀金。臨川之字覲句鬼。則大有逕庭矣。每欲取而改訂之。有志焉而未逮也。（花當閣叢談）

（未完）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第三卷 收穫

第八回 經濟哲學(續)

到底他父親是否毫無人道。拋棄他的女兒。抑或是寧可自己一個人暗自傷心。不願意拖累他女兒。跟着他受罪。鄉紳。我們是永遠不會曉得的了。我們若是曉得這件事。也就可以曉得。那隻狗怎麼樣。會找着我們的。加拉說道。他的女兒到現在。還留着那個藥酒瓶子。到死還是相信他父親愛他。士拉

里看着那鍾酒。心裏在那裏沉思。說道。鄉紳。從這些事看起來。我們看出兩層道理。你看是不是的。第一層是。世界上確有愛情。並不是只有自私自利。愛情是同自私自利很兩樣的。第二層。愛情是一種特別獨異的東西。不會打算盤的。令人說不出是個什麼東西。也像狗的靈性。我們也說不出是個什麼。加拉只管從窗子向外看。也不答話。士拉里把酒喝完了。請堂客們進來。說道。西西利阿。我的寶貝。同我接吻分手。鄉紳小姐。我看見你待西西利阿。同待同胞妹妹一樣。你全副是熱腸。相信他。敬重他。我見了非常之歡樂。我盼望你的令兄。以後活在世上。配得上你愛他。使你心安。鄉紳。我們拉拉手。算是第一次拉手。也是末後一次拉手了。你不要對我們這種流蕩無歸的貧人生氣。凡是一個人。都要怡養性情。消愁解悶的。凡是一個人。不能時時刻刻都是讀書作學問。也不能時時刻刻的工作。人的構造是受不了的。鄉紳。我們這種樣的人。世界上是一定要有的。作事要賢明。待人須仁愛。把我們看得好些。盡我們的所長。不要把我們看壞了。他說完走出門。又伸頭向裏說道。我從前一向未有想道。我也是個好說話的人。

第九回 結局

話說班特比覺得斯奶奶。膽敢先下一着。現他自己比班特比有本事。斯奶奶把辟格拉太太找着了。得意的了不得。班特比卻是異常的發怒。以爲斯奶奶靠他吃飯。竟敢這樣大膽妄爲。心裏盤算。怎樣對待他。隨後想出來。要把他闕走。心理想到把他闕走有權可以說些得意話。說的是斯太太是個世家女人。極願意常依靠我。我不要他。把他闕走。他以為能說這些話。是有無上的榮耀。還可以懲戒斯奶奶。班特比存了這個意思。走進來吃飯。坐在掛他畫像的飯廳。那時候斯奶奶坐在火爐邊。想不到眼前就要出事。斯奶奶自從找出辟格拉太太之後。常常的含着很憐恤班特比的意思。卻是隱而不露。故此常時都帶着憂愁的臉。對着班特比。總是流露憂愁。班特比很粗暴。很短促的問他道。瑪當。你現在又怎麼樣了。斯奶奶答道。先生。請你不要咬丟我的鼻子。班特比說道。咬丟你的鼻子。據斯奶奶的意見。你的鼻子這句話。是說他鼻子長得太高。班特比說完這句有意得罪人的話。切了一塊麪包。重重的放下刀子。碰得桌子很響。斯奶奶說道。班特比。先生。班特比反駁過來說道。你瞪眼看什麼。斯奶奶說道。先生。我請問你。你今早受過人家激怒的麼。班特比說道。瑪當。是的。斯奶奶問道。我請問你。你是不是同我發脾氣。班特比說道。瑪當。我有話告訴你。我進來不是來受人凌犯的。一個女人。只管

他是同最高貴族有瓜葛。也不能隨他麻煩侮弄着我這樣地位的人。我是不受的。（班特比覺得這時候。要用大刀闊斧。若是用細針密繡是要失敗的。）斯奶奶先擡擡眉頭。後來把眉頭一縐。把活針收拾好。放在籃子裏。站起來。很威重的說道。先生。我看現在我有點阻礙你。我回到自己房裏去。班特比說道。瑪當。讓我開門。斯奶奶說道。謝謝你。我自己開吧。班特比在他面前走過。一手抓住鎖把。說道。瑪當。你還是讓我來開門。因為我可以趁這個機會。當你未走之先。告訴你一句話。斯太太。瑪當。我頗覺得你在我這裏。局面太小。無施展的餘地。你曉得麼。我看來你在我的寒舍之下。很難有出路。讓你這樣有本事的女人。多管別人的閒事。斯奶奶看看他。露出極看不起他的神氣。卻十分的客氣說道。先生。真是的麼。班特比說道。自從新近的事發生之後。我很想過。我覺得我的不甚高妙的決斷……斯奶奶攔住他的話。很高興的說道。先生。請你不要把你自己的決斷看輕了。人人都曉得班特比的決斷。是不會錯的。人人都有證據。衆人閒談。一定都談到這一層。你看輕你自己別的還可。不要看輕你的決斷。斯奶奶說到這裏大笑。班特比覺得很難過。臉上通紅。說道。瑪當。我說別的地方可以施展你的能力。如你的親戚士伽佐夫人家裏就可以。瑪當。你試想想。你不能夠去干預他家的事麼。斯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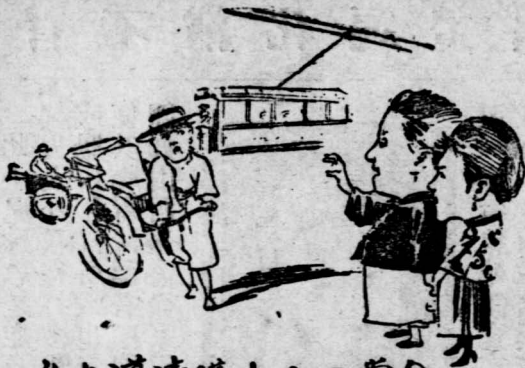
奶答道。從前我一向未想到這一層。我現在說出來。我想來是很可以的。班特比原把一張支票裝好在信封裏。這時候掏出來。放在斯奶奶的活計籃子裏。說道。瑪當。你何妨試試呢。瑪當。你卻不必忙。你喜歡幾時去。就幾時去。當下你這樣有能力的貴婦人。似乎覺得獨自一人吃飯適意些。不要別人騷擾你。我不過是個焦炭市的約瑟阿班特比。令你屈尊俯就。我蔽塞賢路太久了。我很應該對你道歉。斯奶奶說道。先生。不必提了。先生。假使那個畫像會說話。但是那幅畫像。比本人有一樣長處。無力量可以使人討厭。不會作許多壞事。假使畫像能說話。他可以證明。我自從踏腳入你這門的日起。一直到如今。我常說這是一個蠢物的像。蠢物所作的事。不能起人驚怪。又不能令人發怒。蠢物作事。只能令人看不起他。斯奶奶說完了。從頭至腳。把班特比看一看。急脚在他面前走出。去上了樓。班特比關了門。站在火爐前發了一回氣。想想將來。他想像中的將來。是眼見斯奶奶到了士伽佐貴夫人家裏。終天用盡方法對付那個鄙吝好發小脾氣好麻煩人的士伽佐夫人。到了每季中間。去領一點不相干養不活人的薪水。住的是一間無空氣的小房子。一個人住還嫌小。兩個人住是轉不過身來。班特比的懸想。還想到什麼呢。他可曾想像到將來。他碰見生人。就要誇獎畢左爾。說他是個後起之秀。說

他怎樣的忠於其主。說他怎樣的得了小安瑪的席位。說他假使不遇着一羣光棍把小安瑪弄走了。他幾乎親手把小安瑪捉住。他可曾想見後來。也自己寫了一張誇張得意的遺囑。惹出一羣廿五個都是過了五十五歲的人。那些人都冒了焦炭市約瑟阿班特比的名姓。永遠住在班特比的大宅。永遠到班特比的禮拜堂。永遠的靠班特比產業過活。永遠把班特比亂嚷亂吹無意味的話。灌滿人家好好的肚裏。令人欲嘔呢。他可曾想見五年之後。有一天焦炭市的約瑟阿班特比。猝得暴病。倒斃在街上呢。那一紙遺囑。就生出無限若干的詭辯爭奪作偽的事來。不知打了多少官司。大約他自己是並未想見。那幅畫像卻是都看見的。且說同這一天。同這時刻。加拉坐在書房裏。沉思。他想見將來是什麼樣呢。他可想見。將來他頭白了。老了他向來所抱持的理解。很受委曲了。肯把他的理解。遷就環境了。把一切什麼事實。什麼數目。都壓下來。都從篤信。希望。慈善上着想。不再把天賜人的這三樣美德。在他那幾間塵滿的小磨房內。磨成粉了。因為他這樣一改變。他向日的政黨界裏頭的朋友。就很可能看不起他。他可曾想見呢。他可曾想見這班政黨朋友。只知到同政黨朋友有相干。過於國民。不知所謂天職。把國民兩個字。當作是個空名。他們在議院裏頭。譏他罵他什麼名詞都用過。每一星期要踏

躡他五個晚上。總要到天快亮才算完。他很曉得他這班政黨朋友。大約這一層。他是可以想見的。路伊沙同一天的晚上。坐在那裏看火。也同尋常一樣。不過臉上更加柔和。更加謙退。他在那裏想像到將來。他想見多少呢。眼前看見的是大街兩旁。貼了許多告白。是他父親簽的字。替司提芬巴拉浦伸冤洗刷。說明竊賊並不是他。是自己的兒子。略爲說幾句他兒子年輕。爲外物所誘。誤入邪塗的話。希冀末減他的罪狀。加拉把司提芬巴拉浦埋葬了。立塊墓碑。說明他怎樣死的。這都是眼前不久的。事。路伊沙是看見的。以後的事他能想見多少呢。勒奇是害了許久的大病。病好之後。仍舊作工。他的面貌還是很美的。神氣還是沉靜的。永遠穿的是黑衣裳。脾氣是很和平安詳。有時也還能高興。焦炭市的人是很多。卻只有勒奇一個人。常常照應一個好吃酒墮落到極點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有時對勒奇求乞。有時對他痛哭。勒奇聽天由命的。安於作工。一直等到老了。作不得工了。才歇了不作。這是將來的事。路伊沙當日可能想見呢。還有路伊沙的胞兄。他很孤寒的。單身一個人。躲到萬里之外。寫給他妹妹的信。信紙上滴滿都是眼淚。說的是妹妹臨別的話說對了。他很想見他妹妹一面。世界上所有的至寶。抵不過能夠見妹妹一面。後來他的胞兄回來。走到路上。離家較近的時候。得了病。走

不了。末後路伊沙接着一個不相識的人一封信。說他兄弟害熱病。某日某時死在醫院。死的時候。很追悔前非。很愛他妹妹。瀕死末一句話。說的是妹妹的名字。這也是將來實現的事。路伊沙此時可曾想見呢。路伊沙卻想像到他自己將來怎樣的再爲人妻。爲人母。很慈愛的教養子女。不獨留心他們智育。更要留心他們體育。以爲體育得法。更能使子女可愛。不是多智所能比得上的。路伊沙想到將來。願意如此。可惜不過是一場大夢罷了。他雖然無自己兒女愛他。卻有西西的兒女愛他。凡是孩子們都愛他。小孩們的歌謠故事。他曉得最多。凡是小孩們天真流露和可愛的幻想。他都當作是正經事。很用心的要知道貧人們的心理。因爲他們作了一生的苦工。人人都變了機器。不能不培養他們的天真。怡養他們的性情。不然的話。他們小時候的心腸就慢慢的乾枯了。長大成人。不過變成一個死物。統計書上所列的種種數目。說本國怎樣的富。怎樣的強。不過是警告大禍將至的預兆。路伊沙這種舉動。他以爲簡直的是他的天職。這是將來的事。路伊沙都作到了。讀者呀。你同作者怎麼樣呢。還是教人作機器呀。還是教人作人呢。還是教人作人吧。將來我們坐下。看着我們自己火灰。慢慢變色。慢慢冷了。變了死灰的時候。心裏覺得輕鬆些。

才智超羣之男女



余當立即去購清導丸矣

往時預購紅色清導丸一瓶於家中以防
 不人利便起見凡遇大便結肝火上升
 各病頭痛以及一切因閉
 疾經失和起之各疾或腸
 肝積滯不舒等情均可取用
 清導丸以療治之也
 即如黑龍江北安鎮郵寄代
 辦所任如松先生來函云鄙
 人因患大便秘結面黃體瘦
 多年於茲及試服紅色清導
 丸一瓶之後諸恙悉去轉弱
 為強鄙人得悉是丸性極和
 平開胃消食真是家良藥
 也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
 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藥
 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
 局函購每瓶大洋六角每三
 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韋廉士醫生藥
 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4419(11)

胃不消化遍體濕瘡

此小兒曾患是症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始獲痊愈
 嬰兒及小孩往往多患瘡癩或乾濕癬癩等症者居多實緣胃弱不化
 或腸內積滯所致也每因飲食不合或過飽之故若以嬰孩自己藥片
 使其腸胃清潔有序則皮膚諸恙立即全愈皮膚光潔無病矣
 即如山西平遙徐家鎮三源當馮敬業先生令郎之證書足可為據矣



馮君來示云

小兒曩患胃
 不消化遍體
 濕瘡并夜不
 安眠等症自
 服用貴藥局
 嬰孩自己藥
 片立見功效

遍身濕瘡焦乾飲食亦漸次加增夜晚亦安睡如恆現下小兒身體茁
 壯強健較前數倍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
 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
 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
 確係美國貨



余之藥

嬰孩自己藥片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七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五號
 發行者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商務印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務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稿中文字有不明之處請附原稿以便
 五 投寄之稿務請附原稿以便
 六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七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或有不合時宜之處
 八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或有不合時宜之處
 九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或有不合時宜之處
 十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或有不合時宜之處

廣告價目表 定價表

接洽 遠地面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封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正	正	優	特	等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新報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定價		零售每册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每週一册 全年五十册	
			文	文	等	等	第			全	中			時
			後	前	面	之	地			年	年			期
		二十八元	四十八元	六十元	全面十二	元	元	冊	元	元	元	元		
		十六元	二十四元	二十八元	半	元	元	數	元	元	元			
		十元	十四元		四分之一	元	元	國	元	元	元			
						元	元	內	元	元	元			
						元	元	外	元	元	元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定在何處寄何處原寄四項詳細開明方可定辦實錄定戶太多務請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腎在脊骨之兩旁形如扁豆司
血之清濁濁者降為小便清者
運行週身以故腎強則血清身
健腎弱則血汚身弱而且疾矣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

背脊疼痛 水腫腫脹

大脚瘋痛 膀胱發炎

風濕骨痛 沙淋石淋

腎骨筋痛 小便諸疾

治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五角每打十五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二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兜安氏秘製
此丸專治內腎各
骨酸痛風濕並此
症未腎虛膀胱發
切汚毒此丸重
中外真良藥也

